

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登記證(二〇六號)

華北之風景  
人盡皆知  
古蹟多  
而山水更勝



文藝半月刊  
第十四期



文粹出版社印行

# 中學學生園地投稿諸君小影

(以姓氏筆劃多少為序)



朱 城



安 其 昌



方 廟 海



施 復



姚 文



周 蕙 德



謝 久 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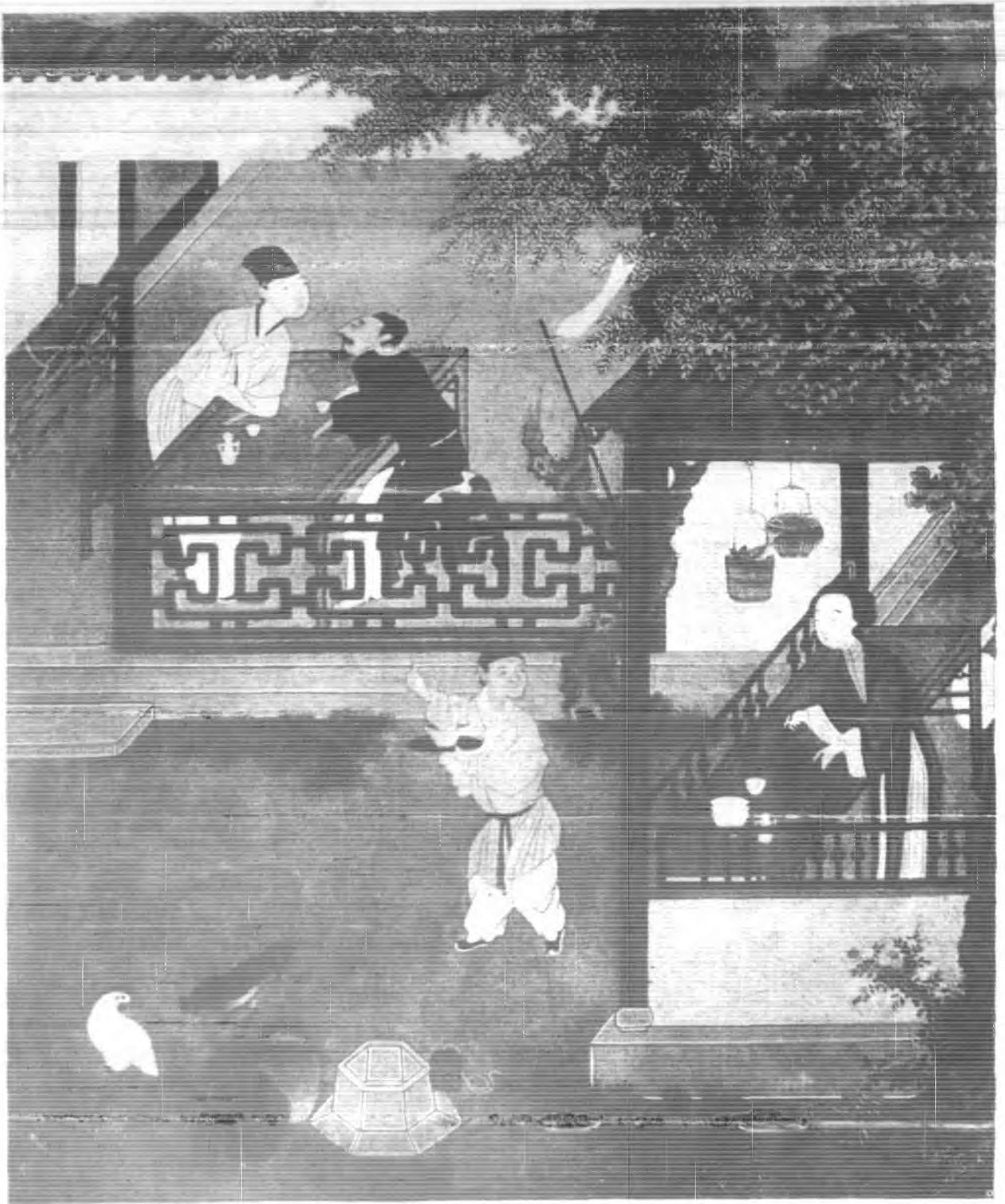


董 學 農



張 敦 馥

仇十洲畫寶：清宮珍藏：圖美



何九受賄

瞞天

——何九跟着

西門慶來到轉

角一個小酒店

裏坐下，在閣兒

內。西門慶道：

「老九請上坐，

——西門慶吩

咐酒保，取瓶好

酒來……只見

西門慶向袖子

裏摸出一錠雪

花銀子，放在面

前，說道：……

只是如今驗武

大的屍首，凡白

事周旋，一床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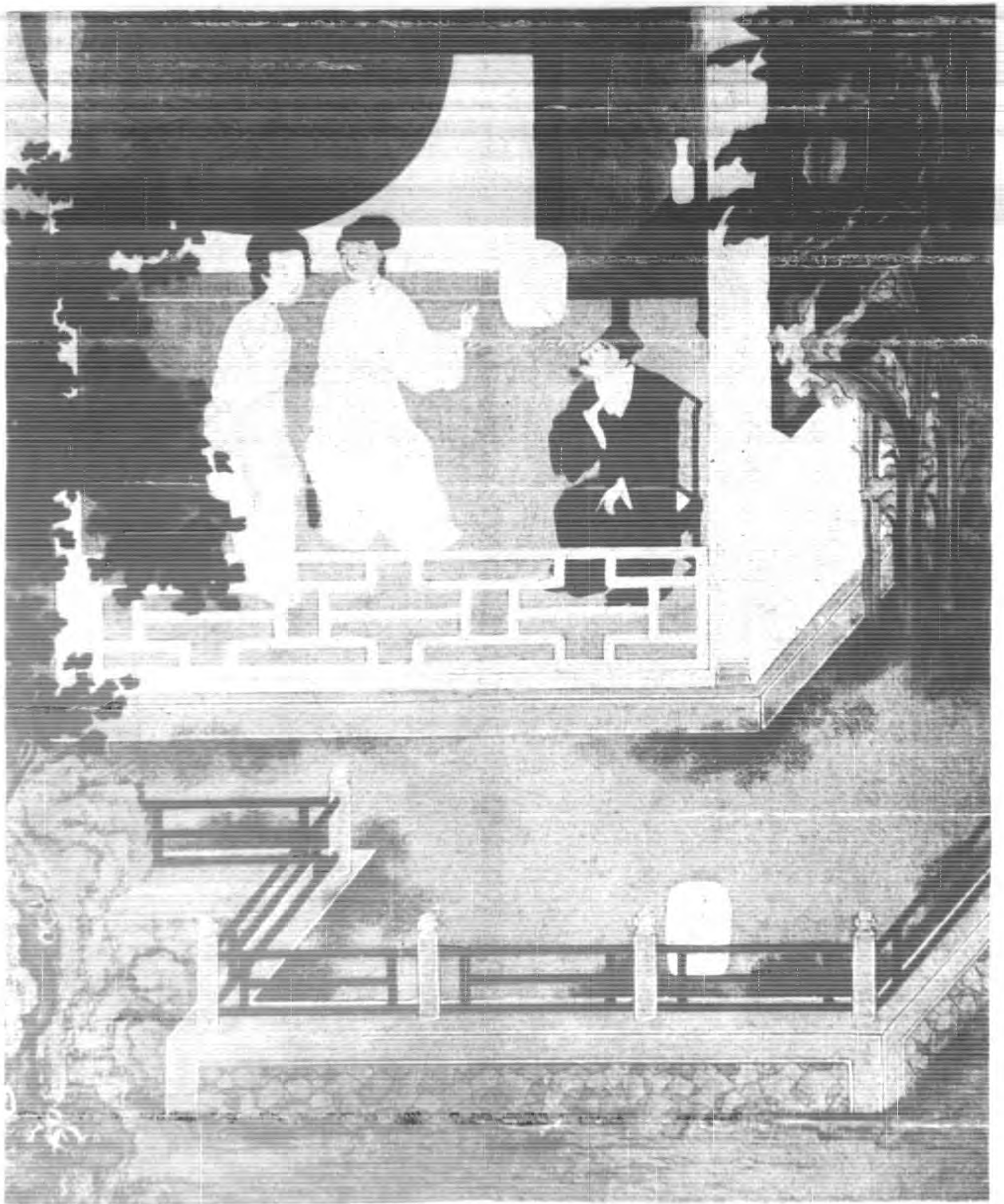
被遮蓋則個。」

……何九自來

權西門慶……

只得收了銀子。

仇十洲畫寶：清宮珍藏：麗美圖



劉理星覽

勝求財

——那婆子作

辭回家，到次日，

果然大清早，領

賊瞎逕進大門

往裏走……逕

到潘金蓮臥房。

……婦人纔出

來，瞎子見了禮

畢，下婦人說與

他八字，賊瞎用

手捏了捏，說道：

……婦人聽了，

說道：……奴

不求別的，只願

得小人離過夫

主，愛敬使子一

……賊瞎說一

用柳木一塊，刻

兩個男女人形



#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十四期 目次

封面古畫：「明畫瑛山水」……………	秋水軒主人	深秋所感……………	吳依……………二六
插圖：「仇十洲畫寶麗美圖」……………	秋水軒主人	如是我聞……………	翼如……………二七
說頭……………	長生……………二	寧波將軍行……………	張貞用……………二九
重慶竹枝詞……………	朱小可……………三	覺……………	若霖……………三一—三二
牢獄中出入……………	(長篇) 丁 丁……………四—八	狗……………	徐蔭祥……………三三—三五
作家印象錄……………	白薇來訪記……………司馬聖……………六—七	阿九哥副傳……………	(續) 大 赤……………三六—三八
阿東……………	晚 莫……………八一—一〇	編者的話……………	編 者……………三八
又是一條血痕……………	(長篇) 胡一德……………一一—一七	補白	
年輕人之間……………	(續) 郭尼迪……………一八—二三	有子萬事足……………	羅
嚶鳴小記……………	記冰瑩……………趙景深……………二〇—二一	中學生園地……………	十四篇
送行……………	蘇 英……………二三—二六		
新海上集……………	朱劍芒……………二四—二五		



## 說頭

長生



——二十八年元旦獻詞

頭當然是一切物體上最重要的部份。俗語說，「蛇無頭而不行」，蛇沒有了頭，豈但不行，簡直就是一條死蛇。

然而頭也是一切事項上最主要的部份。國家有元首，團體有領袖，任何行動都有一個首領，任何事務都須找出一個頭緒，元首，領袖，首領，頭緒，都是頭。有了頭，有了適當的頭，有力量的頭，就「頭頭是道」，否則便「走頭無路」。

我們以前，在一切事項上都玩着「羣龍無首」的把戲，以致國家社會間，常常攪得一塌糊塗。自從抗戰以來，我們就有頭了，而且是適當的頭，有力量的頭，我們的一切，就都走上了正軌。在這惟一「巨頭」之下，臂作着臂的職務，腿盡着腿的責任；任何器官都一致顯出牠們的效用。我們的全身全心，便安若泰山，發展着本能，向民族復興的道上邁進。

現在，我們的頭因愈用愈強健，不怕任何威脅或打擊，簡直成爲「鐵頭」了。

現在，時序又到一年之首的元旦，因此分外使我想起了頭。

綿延的人事，固然在時時刻刻繼續地過去，分不開來。但人事的高低起伏，自然地留下了許多段落，而「寒來暑往，秋收冬藏」，在時間上也自然地劃成了許多期限。在某一個段落或期限的開始，我們稱牠爲這一個段落或期限的頭，實在是適當的。將人事的頭，和時序的頭拍合起來，使之「碰頭」，我想是最應該的事，也是最有意義而易於見效的事。

那末，在這時序的頭剛開始時，我們可以有些什麼人事的頭呢？蔣委員長說得好，現在不是抗戰的第四期開始，乃是抗戰的第二期開始，換言之，就是反攻的開始。這反攻的開始，乃是今年我們人事的頭。

我們在這時序的頭，要認清人事的頭。並且我們應該努力，不辜負我們所負的使命，而弄到「垂頭喪氣」，「低頭小心」的地步。假使我們已往有些不到之處的，要從此「迎頭趕上」，我們本來沒有做過什麼救國的事體的，更要「從頭做起」，至於我們本來在正當的道路上奮鬥着的，尤其要「埋頭苦幹」下去。

時序的頭是元旦，人事的頭是抗戰建國；我們大家記好！



# 重慶竹枝詞

朱小可



古自巴人擅竹枝。劉郎妙筆入新詩。效顰應被西施笑。也向人前唱俚詞。(竹枝本巴人俚詞。劉夢得始以入詩。)

天富由來誇蜀邦。哀鴻遍野事堪傷。朱門酒肉朝朝醉。野哭憑誰訴上蒼。(川中民生近亦凋敝。)

遺愛於今說武侯。家家男女盡纏頭。南冠不識巴人俗。錯道喪亡滿里陬。(村民男女多以白布纏頭。如南人之喪服。傳係紀念孔明者。)

秋來霖雨苦連綿。罩子濃於萬戶煙。一角夕陽花外露。萬人爭看晚晴天。(秋日苦雨。且多濃霧。巴人謂之罩子。)

山城到處苦峴崎。蜀道由來步步危。饒爾輕車如電走。上坡端讓滑竿兒。(山崎也。)

家家市肆掛開堂。大麵瀘州最擅場。儘有鷓鴣裘可典。當墟休問卓家娘。(酒樓飯館。均於門首掛開堂二字。以示營業。)

牙祭今朝喜動人。肥豚美酒快膏新。秋風應有蕙蠶思。水急江深少巨鱗。(每屈令節。輒置酒大嚼。謂之打牙祭。)

霓虹燈映市招新。無限繁華十里塵。不信米珠薪桂日。家家爭說

硬相因。(硬相因者。大賤賣之謂。)

無事何妨充壳子。消閒最好擺龍門。沱茶味苦洋煙辣。處處樓頭笑話溫。(街頭巷尾。茶樓特多。川人謂閒談曰充壳子。說故事曰擺龍門陣。)

禹王遺蹟已難稽。終古塗山聳翠微。最是年年寒食節。落花亂逐紙錢飛。(南岸有塗山。云是大禹會諸侯處。)

棊江柑子味堪誇。儘有餘芳上齒牙。莫笑阿兄多口福。者番輸爾喫西瓜。(柑子美而廉。但西瓜甚少。戲答二弟。)

夢裏湖山委劫塵。客中歲月可憐春。如何檀板金尊畔。依舊東南半壁人。(下游士女。避難來此者日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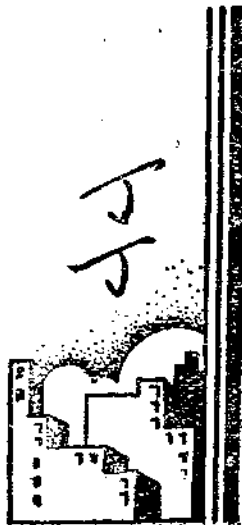
玉樹歌殘事可哀。倉皇羣燕亦西來。隔江聽唱南朝曲。不信秦淮已劫灰。(秦淮歌女。亦多來此。)

年時村舍兩三家。轉眼繁華便足誇。不讓江南好風景。東風高捲酒旗斜。(沙坪壩自中央大學遷此。日趨繁盛。)

松頂山頭屋數楹。門前江水碧波平。夜深枕上聽風雨。半雜松濤半水聲。(校舍在松頂山上。嘉陵江流經其下。)

# 牢獄中出入

(續)



(二十)

天剛亮，我們已經醒了。

陽光從小窗洞裏射進來，射得高高的，面積又小，簡直等於沒有。

牢室門開了，是倒便桶的時間了，本來，倒便桶是每間牢室裏的囚犯自己的事，往往一室裏的人每晨輪流幹這工作，但

現在有些不同，被囚的有許多是自命有身份的豪紳之流，於是想出了一個方便的辦法，就是一個月每人化四毛錢，採取包工制，由別室的願意幹這工作的囚犯來幹，所以一到這時候，便有別室的囚犯來提便桶，幾十個便桶都提了出來，排齊了，由獄卒點了數，押着提到大廁坑那裏去洗刷，過了一回，又列着隊提回來。據他們告訴我，自從這方法想出後，有許多囚犯爭

着來擔任這工作，因為他一個月可有幾個另用錢收入，一方面，他們肚子大，一鉛皮罐粗劣的黃黑飯還吃不飽，而他們由此代倒便桶的情誼，收取剩飯，如果有自備而吃不了的菜，他們也可收去吃，於是，很多的竊犯之流，他們很願意來幹這工作了。

倒便桶的時間過去，便是漱洗的時間了，我們這一系列牢房末後的四間的門關着，有一扇總的門關上了，我們在這範圍裏可以自由活動，其他，每間牢房的門仍關着，臉水由門上的小洞裏一扔一扔的遞進去，這分歧不同的情形，使我起了疑問，於是我問旁人，旁人告訴我，這四間牢房是特別優待的，本來是囚犯的病室，是給有病囚犯養病的，而現在，特地關關了作

爲優待室，這裏面的囚犯，都是被優待的，上等囚犯。囚犯而有上下等之分，我又不禁訝然；一方面，我留心看關在這四間牢房裏的人，的確大都是年老的土豪劣紳之流，有肥頭胖耳的，有子思子思的，有手捻着佛珠的，像我這樣的青年一共三人。

同時，我又知道了，在這裏所謂被優待的人，沒有幾個是一到便直接送到這裏來的，大都先送在普通的號子裏，沒有牀鋪，與竊盜之流一同睡在地板上，經過了幾天的苦生活，由熟人偷偷地運動，乾脆的說，就是暗地裏化了錢，才把你轉換到這優待室裏來的。也有幾個人，是直接被送到這邊來的，原因，據說他們知道這個人的身價，所以先送了來，再設法收受賄賂。而我呢？我不禁自疑，我爲什麼也被



送到這優待室裏來了呢？想不出原因，只能存疑着。

漱洗，我什麼東西都沒有，我看着他們好比住在旅館裏一般，牙刷，牙膏，手巾，臉盆，肥皂，什麼都完全，等他們漱洗後，我就借來用了一下，我準備設法送信出去，借些錢來，再購辦我一切需要的東西，因為我知道，既到這裏，不一定馬上便能開釋，所以我也得作久安之計。

漱洗以後，是早餐的時間，但囚犯是沒有早餐的，因為他們規定，上午一餐，大約十點鐘的時候，下午一餐，大約五點鐘的時候，一天兩頓，並不再供給早餐，所以早餐，是由各人自己拿出錢來，由他們去購買大餅，油條，豆腐漿或湯麵之類，據同囚的人說，這情形是向來沒有的，經他們逐漸的設法，才有今日這樣的方便。當然，這方便，也是化錢買來的呀！不但早餐如此，飯，也交涉到自己出錢到外邊去包進來，所以有許多人，都已吃着菜餚很豐美的包飯。我同室的那兩位

朋友，他們也有吃包飯的企圖，於是決定我們三個人共包兩客，在經濟上可以省些

。實在，牢獄的當局，所謂看守所的所長，他是歡迎我們吃包飯的，因為每個囚犯，有着規定的一份囚糧，我們自己化錢吃了包飯，他可把這份的囚糧上腰包了。

我是一個陌生的囚犯，什麼規矩都不懂，所以不時和他們談着，從談話裏學習應該知道的一切，因為，從今天起，我正式開始囚犯的生活了，也不能預知這囚犯的生活到那一天才能結束。

### (一一一)

「葉山！」

下午，正當我們在談話的時候，聽見門外有人在喊。

「葉山！」獄卒一面喊着我的名字，一面揭開門上的小洞門向裏張望。

「有！」我回答着走過去。

他聽了我的回答，見了我，便去開門上的鎖；他開了門，我便走出去。

「有什麼事？」我問他。

「有人來看你。」他告訴我。

「是誰？」我接着。

「不知道。」他答覆我。

一面談着話，一面我跟着他走。走到這一系列牢房的總門口的時候，鐵門外另外有獄卒等候着，他開鐵門，我走出去，接着問：

「誰來看我？」

「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他回答。

「姓名不知道嗎？」

「哦！」

說着，他領我到了一處，那裏有幾個人隔着鐵絲網的窗在和窗外的人談話。在窗外的人羣中，我望見了C君和L女士，我很高興，招呼着，我也擠到那鐵絲網的窗邊去。

「你在裏邊還好嗎？」C君問我。

「哦！我很感謝你！」我說。

「我到C城，也到上海去過了。」

「真對不起，你這樣熱心的幫我忙！」

「沒有什麼。」



## 作家印象錄

司馬聖

### 白薇來訪記

午睡醒來不久，忽然聽到敲門的聲音，疑心是在作夢；然而輕輕的剝啄聲又一陣地響着，知道真有客人來臨了。於是我趿着鞋子，揉着惺忪的睡眼，慢吞吞地走去。房門一開，一個微笑的臉頰映入我的眼簾，哦，是白薇呀，怎麼來到這裏呢？我又疑心自己在作夢，然而睜大眼睛，站在我面前的不是所謂『鐵的現實』嗎。笑着引了她進來，請她在書桌旁就坐。然而她只是微微地笑着，正在周覽我這臥室的四壁。臥室雖然寬敞，可是點綴卻一點也沒有；作為唯一的裝飾而懸掛在牆上的，只有沫若的字和子愷的畫條；現在，引起她欣賞的興趣，大概正是這兩條小小的字畫了。是的，在沒有說任何話之前，她就笑着對我說：『豐先生的畫我頂歡喜，他所畫的總是非常天真可愛的人物，一二十年以前我就歡喜看他的畫了！』

『是的，我也歡喜他的畫中的人物。你知道嗎，白薇，他也在××呢！』我這樣說着，就請她坐了下來，而且急乎問她什麼時候離開廣州以及什麼時候到這裏的事。她告訴我從北平輾轉來到這裏的經過，尤其在廣州遭遇空襲的經歷，講述得最詳。她說：『有一次聽到了警報，跟幾個朋友一起趕到郊外去，可是還沒有來得及到達目的地，飛機已經在頭上了。那怎麼辦呢？當然只有就地臥倒了。於是一個個炸彈，從飛機上掉落下來，就爆炸在我們的四周。震耳的巨響，簡直把我們的耳朵都震得聾了；而』

『你什麼時候回南京來的？』

『昨晚趁夜車，今天清早到的。』

『太辛苦你了！』我表示着感謝。

『我已經多方面替你設法，上海某某兩委員會得有電報來替你證明，這裏，我已經和某委員說過，他答應幫忙，我還要去看某某委員，弄妥後，再去和劉庭長說，看來沒有什麼問題，過幾天便可出來的。……』

我傾聽着他的話。

『昨天審過嗎？』他接着問。

我把昨天的情形告訴了他。

『裏面的生活怎樣？』

『還好！』我告訴了他昨天到這裏後的情形。

『我們昨天打過電話到這裏來的，希望他們優待一些。』噉着嘴，聽着我們談話的L女士，她插口說。女子畢竟和男子不同，男子比較理智化，女子大都是感情化；所以，對於我的被難，C君很鎮靜而又熱心的爲我奔走着設法，但是L女士却』

且每一個巨響的炸彈，把我們拋了一下，連心臟都重重地翻了一個身。滿天飛舞的塵灰陣雨似的洒下，彷彿要把我們活埋在裏頭了。然而我們好像都並不怕，因為我們相信自己決不會被炸死的。……」

「你敢這樣自信嗎？」我打斷了她的話，笑了起來。

「怎麼不呢？你的熟人中，有幾個是被炸死的啊？哦，你聽我說：事實告訴我，我不是終於沒有被炸死嗎？等飛機去遠了，我們纔從灰屑中鑽了起來，發現離身不遠處炸了很大幾個窟窿，一棵連根拔起而且已經被炸得粉碎的大樹旁橫着兩三個分不清肢體頭顱的屍首，我們纔開始感到了一點寒慄，然而……」

「然而怎麼呢？」我自己劃了一根火柴，把手裏一支香烟點上了，又這樣插嘴道。

「然而，我們也並不是畏懼啊！」她坦率地搓搓手，忽然又看到沫若的字幅，思索似地說道：「你在什麼地方遇見沫若的啊！」

「在長沙。」我也看了一下那條狹狹的單條，長沙的日子又復映現在眼前了。我告訴她：「那時候沫若還沒有做『官』，到長沙來玩兒，他就爲我寫了這一條字；上面的一首絕句，還是『卽席口占』呢！」

忽然她又談到了豐子愷，彷彿頗想知道他一點生活近況的樣子，於是我問她：「跟他認識嗎，你？」

「沒有見過面。」

「那好極了。這次大家在這裏，我們可以一起聚聚了。」

「好的，這位老先生一定怪有趣的。」她像冥想似的微笑起來，立起身子想走了。我沒有強留她，因爲她纔到得沒有幾天，一定還有許多事情要料理，就這樣問清了她的住址，匆匆地把她送走了。

只怨恨着爲什麼他們要把我關起來。

「你的被窩衣服我都替你帶來了！」C君說。

「應用的小東西，我問了別人，也替你買了些來了。」L女士說。

「我很感謝你們！」

「你要用錢，要買什麼東西，請不要客氣寫信給我們好了。」

「哦！」

僅僅只有兩方鐵絲網的窗口供囚犯們接見探望者，而且向來限制不能多談話的，至多五分鐘，所以，我們談了些時，被獄卒催促了，我只能望着他們。

「你不要心急，我們會時常來看你的！」L女士說着安慰我的話，然而我望見她眼圈兒有些紅了。

我望着他們去，恨不得跟了他們一同出去。呀！失了自由的人，纔知道自由的可貴！

他們送來的東西，一大包，已被解散了，大約因爲檢查過的關係，在大門邊，

我約略看了一眼，交叉的結上，攜着跟獄卒走回到囚房裏去。

囚犯的會客是這樣的，我初次嘗試，



## 阿東

擺渡口，這兒是檢查行人的崗位，穿了橙綠色制服的徒手警察後面，站有一個處於監視地位的魔鬼；牠抓住了裝有明亮刺刀的步槍，高高托起，在一羣弱小的人們眼前示威着。

我，當然也是弱小的一個，默默地擠在這一羣的中間，期待着自己的被檢查，然而，心的異樣跳動，顯然是抑制不住這種無謂的忍耐似的，不，忍耐也就等於受罪呵。

——這樣慢慢的，恐怕人不死，也會病了！

我輕輕咕嚕一聲。這一聲，好像是自己說也好像是對別人說；如果真對別人

覺得很新奇。到了囚房裏，打開大包裹，被窩有，毯子有，西裝有，襯衫有，牙刷，牙膏，臉盆，手巾，香皂，……一切的

## 晚黃

說，別人有答復嗎？有！是山洪似的粗厲的喉嚨：

——忙什麼？到此地得受此地規矩！

隨着聲音回頭瞧，也是橙綠色的制服，也是徒手警察，可是，這個不是巡官，卻是警長。不是嗎？制服的資料與式樣，既與徒手警察穿的不同，那條紫色的搭角皮帶就更炫耀着不可一世的神氣。再瞧臉：闊的額骨，尖的下巴，濃厚的眉毛，左眼上眼皮有一個疤痕……這一切，是一個熟悉的容貌上底線條呀，但，瞧了好久，我記不起從什麼地方曾經在腦子裏印下了這個容貌的印象，或者我是不認識他的。可是那種粗厲的聲音，卻不能不使我

小物件都有，我很高興，我從此可以安安心地過我囚徒的生活了。但，想到外邊的自由時，不禁悵然！

(待續)

當作侮辱，我便恨恨地瞪了他一眼，鄙夷地說：

——此地，仍是中華民國的土地；而且請你不要忘記你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然而他跑了。他似乎是被托着裝有明亮刺刀之步槍底魔鬼揮手叫他走的。不過，他已聽清楚我說的是什麼，便也像告訴自己，也像答復別人似的：

——什麼中華民國，做了中國人才去臉。

搖搖擺擺地移動着肥胖的身子走了。我瞧他的身影消隱在拐角的牆頭處。於是思力在我的腦海裏起着迴旋，它反復地尋求着這個塵封的印象。闊的額骨，尖的下巴，濃厚的眉毛，左眼上眼皮有一個疤痕，……這容貌上的線條，是鮮明的記憶呵，我認識他的！可是我却想不起

跟他認識的時間以及地點。

一天一天，時間使我忘了這新事件。到今天，那簡直是一個月以前的陳迹了。

黃昏，到滬北去，在那邊辦完了應辦的工作，便轉到某路乘無軌電車，想到鬧市進晚餐去。踉蹌地奔到車站，一輛車剛駛動。掃興得很，把目光閒散地瀏覽一些夜街頭的景物，一轉眼，猛的一個肥胖的漢子出現於我的眼前。

視線落到對象上：闊的額骨，尖的下巴，濃厚的眉毛，左眼上眼皮有一個疤痕，……而肥胖漢子的頭頂上，被晚風吹動的『豬油菜飯』，『排骨大麵』底白板紅漆招牌，也滑進了我的視線範圍。

迅速地，宛似用鑰匙啓開了一隻鐵箱，於是隱藏在鐵箱裏的舊的記憶，便重新可以溫習了。

往事的摘要，應該是這幾條：

這兒是我舊遊之地。

他是麵館裏的小老板。

他的名字是叫阿東。

該是十一二年之前，那時候我正是十一二歲的孩子。我的家，便在火車站的對面，那座新翻造的米店，就是我從前住的屋基。早晨起來，臉兒沒有擦，牆壁上的擺鐘已經七點三刻了，老是匆忙地推開了面朝街道的樓窗，提着尖嘴的嗓子：

——阿東！阿東！快點，一客湯包。

必然的，阿東會從店堂裏奔出來，仰着臉，隔開馬路朝我望一望，就用碟子從蒸籠裏數出湯包來，然後沖了一碗蛋皮湯，照例笑嘻嘻的一手拿碟一手拿碗，穿過馬路，送到我住的樓上。

藍布褂褲，滿身是油膩，破鞋子，大腳指從破洞口探出頭來。

——阿東！等會放中飯，我們再到後面弄堂裏打彈子去。

——好呀。等會我偷一百鈔，二粒輸贏算一個銅板。

放中飯了，我從學校回來，阿東已在路上候我。見了我，他拍拍藍布褂的口袋

，縱縱縱，銅板的聲音，臉面間現出了得意的表情。這是告訴我，他已把錢偷到了，而且偷而沒有拆穿。

於是我和阿東，便爬在骯髒的地上戰鬪起來。

結果他又輸我明天早晨的一客湯包。

那時節，阿東是我唯一的賭友。他輸了就偷，偷了來的卻替我會吃湯包的錢。

他爸爸有時知道，朝着阿東的臉，左右拍拍，兩記巴掌，然而這樣的處罰並不能使阿東畏罪。真是什麼話的？『四時春』館子的小老板，不用『四時春』的錢，叫誰來用？所以阿東對於老子的打，老是不服氣。

我跟阿東厮混了三四年，阿東漸漸在偷錢之後，被老子拍拍兩記巴掌的毒打下，長大起來了。

阿東十六歲那年，我的家搬了。

我只十三歲，臨走時，我自然想不到向阿東問：『你姓什麼？你是什麼地方人？』然而他那闊的額骨，尖的下巴，濃厚的眉毛，左眼上眼皮有一個疤痕……很深

很深的，在我腦子裏留下了印象。

想不到經過十一二年的人事變遷，那印象並不能給時間的潮流所沖淡！

更想不到一個月前遇到了他，今天又會遇見他！

錦地緞的駝絨袍子，馬褲呢的夾大衣，阿東的派頭，顯然是不能跟十二年前，穿藍布褂褲的時代比較了。『四時春』雖然依舊是『四時春』，可是如今的『四時春』，其營業的範圍，已超過從前十倍或百倍了。裏面的佈置也很新穎，桌面上也已放上玻璃了。這一切的進步，就是阿東的進步呵，很明顯的。

電車不來，我唯有呆瞧着阿東，但是我的奇怪的態度也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對

我凝視了一會，撲了過來，握住我的手：

——嘿，這位，這位，面孔怪熟！  
原來他也認識我，可是他也記憶不起我就是他十二年前爬在地上打彈子的好朋友。

但，我稱呼他什麼呢？『阿東』嗎？或

是應該叫『阿東先生』？終於我是很客氣的稱呼他了：

——哦，阿東先生！你還認得我麼？  
是的，我們應該認識的，我們在一塊打了三四年彈子，怎麼會不認識呢？不過，我們分別也已十二年啦，日子真快。

——是的，日子真快，日子真快。

便拉着我進了『四時春』，一個美麗的年輕女人，倒上了茶，送上了香烟；那該是阿東的妻子吧？

談了一會，阿東硬留我吃了晚飯再走，我沒答應。他說：

——哈，彼此老朋友，自家人，不買點面情嗎？

我笑着感激他。

在談話中，我知道他死了父親，娶了妻子。十二年的努力下，他又告訴我已經將五百元資本的『四時春』擴充到三千塊錢了。最後談到時局，他咒罵日本人，他咒罵做漢奸的，而且最後他還聲明一下：『我是寧可餓死，也不去做走狗的。』

聽到這些話，不禁喚回我一個月前遭遇的一幕，我幾乎疑心那不是阿東；可是關的額骨，尖的下巴，左眼上眼皮有一個疤痕……卻是不能圖賴的鐵證。

我心裏想：明天再到擺渡口去瞧瞧。他對着我笑。

辭別時，我說：

——阿東先生，再會再會！

他送出大門，也滿口『再會再會』的，可是接着他又換了口吻：『不，有空可以常來玩。老朋友，不妨走動走動。晚上一定在家，白天因為別處還有點差事。哦，來時，來時，對了，我不叫阿東，阿東太難聽，我已改名可東了，來時可以喊我可東。你是讀書人，覺得可東這名字好嗎？哈哈！』

——很好很好，那末，可東先生，再會了！

——再會再會。

撕開了笑口，瞧我跳上電車，瞧電車駛動了才把目光轉移方向。

(完)



## 又是一條血痕（續）

胡一德

五日十二日

瓶上：

苦痛的日記，終於不能和淚水一樣嚙到肚裏去了。我內心苦惱，這三四天來想極力忍耐，但我的含怨的目光，環視四周，無一足以自慰；俯瞰自身，更覺可憐！

我是青年，我為何不能奮飛孤島之外，而任憑惡魔的陰影，刺戮我的胸腔呢？奴隸的生活，我們如何能夠忍受，故鄉已不堪回首，孤島上一切權利，也將先後被魔鬼攫去了！困居在孤島上種種痛苦，被暴力重重壓在我們的身上，比不能跳出水深火熱的淪陷區，究竟有多少分別呢？

唉！可憐的青年，你所感到的，只有冷酷，沒有安慰。

七條肋骨，它是無辜的，爲了要顧到整個身體的重獲健康，與頑強的病魔抗戰，也算爲了戰略關係，它毅然寧願爲大義而犧牲了。記得第二次施行手術後臥在病榻上經過了幾星期的苦痛，一個月後的一個早晨（一月八日開刀後至二月十號左右。）從病榻上爬起來的早上，看見了玻璃瓶內貯藏着作爲永久紀念的我右邊身體上幾條肋骨以後，心頭一陣酸痛，就含淚寫了一首詩貼在

瓶上爬起來的早上，看見了玻璃瓶內貯藏着作爲永久紀念的我右邊身體上幾條肋骨以後，心頭一陣酸痛，就含淚寫了一首詩貼在

「我親愛的肋骨呵！誰使你和我永久分離？你不要忘了你的敵人（指肺結核），我還希望你重返故居，做我終身伴侶。可憐呵！我的殘痕永遠不能磨滅，你也永遠不會再進我的身體！」

她送藥進來看見了，皺了皺細長的眉毛，溫柔地對我說：「你的病已經好了，不要再傷感！寫出來做什麼？」我感激她幾乎流淚，不想到如今，那首感懷詩竟成了讖語！

前天——五八下午，她澆在我背脊上的冷水，使我如遭雷殛。劇烈的刺痛，不堪回憶！忽忽已隔三天了，我要忘掉所受的痛苦，可恨老是纏在我的心靈上，越想越悽楚。

近來我的心上，實在有說不出的難過。苦悶的心情，於上面給她的好多封信裏，把我心坎裏的酸水，都已一滴一滴流落在她的懷裏了。

前天——我苦惱絕望的感覺永遠不能遺忘的五九前一天下午三點鐘的時候，我於兩點鐘以後午睡醒來，心裏萬分沈悶，覺得

她的心情，假使再不向我老實吐露而任她俏皮地敷衍下去，我實蜜地接觸，我使你苦悶，實在對不起！我怕人家譏刺我和異性濫在不能再忍耐了。於是從軟綿綿的床上爬了起來，洗漱以後，茫然走出去。在路上，想到這次和她見面，一定會判定我的命運。她這樣對我冷淡，她的心，不言可知，我何必再去當場受到劇烈的刺痛呢？畏縮得幾乎退回轉來。

到達四十一號的門口，膽怯地問茶房她在不在房間裏休息？茶房回答：「她恰好剛剛回來。」我又不覺愚蠢地得意起來。五分鐘不到，茶房又下來問我：「韋小姐要請問先生的貴姓？」我心裏一怔。不久，她下來了，我先聽到她鞋跟的聲音，繼而她晶瑩的眼睛也出現於樓梯口了。我心裏就不鎮靜得碎碎地亂跳起來，害怕得幾乎要逃出會客室，不願再看她秀麗的臉了。她對我點點頭，我只好很不自然地向她回禮。她靠近在我的身邊斜倚在桌子旁坐下來。忽然她也不自然地站了起來，挺一挺胸腔，健美的兩塊肌肉從格子紗旗袍裏凸了出來。她的髮上結着一個素淡的絲結。足上穿的是白色翻統襪，黃色高跟鞋，雪腴白皙的一雙小腿，露在我黑皮鞋尖旁。她的頭面向了壁，玉臂支撐在白粉壁上很不自然地擺動，足尖踏在地板上，發出得得清脆的聲音。她全身的肉香，從細膩的肌膚裏飄拂到我的鼻內，我的心盪漾了，積滿一肚子的話，要向她傾吐的，現在竟記不清楚那時說的是什麼了。

「魯戈！我要請你原諒我，我的苦衷，不能再隱瞞你了。我已在他在你愛我之前，我不忍負他，所以我至今不敢和你親親蜜

我那時只覺得被鋒利的刀尖在我的心上亂戳，熱淚湧出來想極力拿手帕來止住，手帕潤濕了一大塊，但淚水仍如泉湧。我向她哀訴苦惱的衷曲，喉嚨梗塞了，比她對我說的話要斷續得多，意思現在已經有些記不清楚了，大約和九日信裏寫的一樣。

我感到極度痛苦，她的神情，也很不安靜，眼白也有些亮晶晶發紅了，但始終沒有流出淚水來。我這樣痛苦，我知道她也不少被我感動得有些難過；可是她終究不像我絕望得苦惱。她忍心拋棄我，因為她自以為她對他比對我的希望好得多，本來沒有多少流出來的必要。

起初她還帶了哭笑不得的神情有時對我微笑，有時也露出很



不好過的樣子。後來我越對她表示難過，她竟說不出話來了。她鮮豔的臉蛋，比剛纔更見得紅潤，她苗條而柔軟的身軀斜倚在籐椅上，使我於苦痛中還感覺到溫馨。我心裏還在祈求上帝，她能對我發現最後的天良，回心轉意，那我的幸福還不淺；假使她的心腸硬到底，那末我今天一剎那的豔福，也永遠不能使她遺忘。

她含羞帶恥頹伏在案上靜默了一下，又漲紅了臉低聲問：

「我不敢對你表現出愛，你爲什麼這樣愛我？這樣苦戀我？」我回答我愛她的原因，意思真說不完，最要緊的：

「你的一舉一動，你的天生麗質，我眼裏只有你，有了你纔有幸福，失去了你，除掉我死了纔能消失愛你的心！」

會客室的門呀的一聲推開了，我和她心裏都一怔，原來別個看護姑娘回來休息，想進來洗手，喝水，或到隔牆廁所裏去大小便。她們見到我倆坐在一起身子靠得很近，她們或許以爲我倆是很甜的！

時候不早了，但我看她並不表現出厭煩的樣子，她對我說：

「我今天知道你不能再忍耐下去了，我料到你會來，所以在房間裏已經等得好久了。我不願約別人來，我剛剛叫茶房先問你的貴姓，怕不是你，假使不是你，今天無論誰來看我，我都不願見他。你現在再多坐一下好嗎？」

但我於悲痛中忽然覺得沒有和她多談的必要了，以後只有在苦悶寂寞中度日子了。我的心那裏捨得離開她，可是即使坐到天

黑也沒有用的了，心頭起了一陣「生離死別」的劇痛，熱淚又禁不住溜下來。我緊握了她纖纖素手，又緊摀了她的頸，要求她給我一個最親密，最辛酸的吻。她的身子懶洋洋站了起來，臉又緋紅起來，頭面向了壁，若即若離，很不好意思回顧來緊貼在我的嘴上，我不知道她厭我？還是含羞？

「親愛的：你怕觸電嗎？」我發出悽苦的聲音問她，她黯然一笑，她始終不出聲拒絕我。我感謝她是始終溫柔的，我又顧到她高潔的人格，她既不好意思，我不願勉強她，只好和她緊握着手黯然銷魂而別！

我今天還記得，前天和她離別的一剎那，我的涎沫流在她白而柔滑的右手背上的，不知道她什麼時候揩拭去的。呵！我怕她因此更要厭惡我！

我潤濕的眼睛，不敢因爲要離開她而就此擦乾。我懂得眼皮裏含蓄了淚水，越擦越要紅腫的，所以無論如何不敢擦，寧願在路上等夕陽來曬乾。

兩條腿酸重得幾乎分不開腳步來，走了幾步回顧她婀娜的身子，還斜倚在門邊。她沒有揮手，沒有點頭，也不立刻回進去，只是低下了頭站在門旁一個花盆邊沒有笑容。髮邊垂下的髮絲，看去有些蓬亂了，和白絲結一道在夕陽光下被晚風吹得飄舞着。

在歸途上，我的肝腸疼痛得利害，好像患有腸炎病，寸寸腸子，在肚子裏轉轉動，斷斷續續好像要溜出肛門來。我害怕得

很，怕肚皮上又要留下一條刀痕！

落霞雙燕，並向西飛，我心傷悲，莫能自遏，此情此景，回家後本欲立即把它拋到腦後，且永遠不願再回憶起來。不想越不願回憶，越要湧上我心頭，要不寫出來作為慘痛的紀念，但悶在肚裏不使發洩，胸中壘塊，恐怕連飯菜茶水到肚中去的地位也沒有容納之處了。我要把它永遠忘掉，不想昨宵夢裏竟失聲叫出了章一新的名字來。今天清早，爸爸媽媽都問我：

「你夢裏在和她談些什麼？」他們察覺我這幾天來煩悶得不肯多講話，知道我心裏不如意，老人家很憂慮我不快活下去，要妨害身體；但他們識相得很，都沒有明白問我的底裏。

我今天黎明就起身，因為越多躺在牀上，心裏越覺纏綿難堪。起身以後，又整天覺得精神恍惚，鬱鬱不樂。本來遭此境遇，心無安慰，身處冷酷的環境中，自難擺脫中心悽苦也。不能已於言，追述於今日日記中。他年翻閱此冊回憶今日痛苦情形，不知作何感想？

清晨獨自一人在高高的曬臺上徘徊，心裏胡思亂想，終不寧靜。突然想起悽苦的日記為什麼要從今日開始？今日何日？今日是五一二。啊！五一二，日記開始的這一日，我永遠不能遺忘！

五一二，五一二，……我反復地想，呀！今天還有一個紀念，值得我們追思的國際護士節的紀念日。今天的紀念日子降臨到我頭上，在從前，做夢也夢不到今天是紀念日。不知怎麼，

今天這紀念日會跑進我的腦海？唉！我越不要想到我這一段悽苦的歷史，可是越時時刻刻要想着她，連她們的紀念日，會使我在清明的早上就記憶起來。天呀！命裏註定我只是苦戀她嗎？我和她，只是這樣一場春夢就算了結了嗎？我微弱的生命，將來的幸福，都要交代給她，可是她對我這樣！她忍心要把我的青春幸福埋葬下去。南丁格萊小姐的英靈啊！你的爲人是永久慈祥的，永久想爲全世界人類謀幸福的；可是可憐的我，以後再也不會享受到慈祥，溫和的幸福了！

五月十三日

好幾天來苦悶的心情，永遠不能遺忘的前天和她相敘時啼笑不得的情形，昨天忍了痛，含着淚，一字一句把心頭一滴滴鮮紅的血，瀆在稿箋上以後，以爲她雖然這樣對待我，使我徒勞一場悽苦的春夢，但我生命史上苦痛的一頁，心頭創傷，和背上留下的大血痕，一樣永遠不能磨滅了。人生本來在苦惱的過程中關爭着，困苦阻撓，拂亂我心志，是分內之事，能夠把苦惱的事情不使它隨便消失而留下來作爲他年紀念，亦足自慰，故昨宵較能安睡幾小時。

今晨東方未白，已不能再睡。醒後又不免一陣陣酸楚，我自恨真的「此恨綿綿無絕期」了嗎？我對她的苦心，她竟連一樣紀念物也沒有留給我，我真心對她發露純潔的愛，她竟埋沒我的心到這樣深，事情僵到這樣，天呀！我實在覺得太冤枉了。

早晨以後，把昨天冗長的日記，不辭手酸抄出來想寄給她。我明知徒勞精神，浪費筆墨，偉大的愛，真摯的情，無論對她怎樣呼籲，她如何肯回心轉意！我不是嫉妬她，憎恨她而發生仇視的心理，我相信她和人家的愛，其他方面，或許可以使她感到快活，滿足；但真實純潔的愛，愛得比母親愛孩子，孩子慕母親的愛一樣老實的，我自信天下男子對女人，像我這樣戀的，沒有幾人。自苦如此，實在自尋煩惱；但我寧願煩惱，寧願受人家諷刺我愚癡。我非不知在勢利萬惡的社會裏，不但不會有人來同情我，而且反而要被人恥笑的！

我又不忘她對人老實，他愛她比我愛她在先，我替她慶幸。在她的立場上，他（也可以說我的前輩。）既待她不錯，她自不能生二心，朝三暮四，改變方向。她不能兼顧我的苦痛而寧願表示不得已的實情，狠力殺死我，幾個月來我對她的苦心，她竟毫不被我的熱情動搖。我怪她敷衍我，其實她實在沒有敷衍過我，她寧願要我冷淡她，忘掉她，——恨她，……含情帶淚對我傾吐了不得已的苦衷，足見她實在不會敷衍人的。我平心靜氣想想，她這種姑娘，將來真有「烈女不事二夫」的古風哩！當此「人心不古，世道陵夷」之世，她高潔的人格，使我愈加敬愛（？）了。我還希望她能夠宣廣她的「尚古主義」，祇少使她的親友也隨她偉大的力量而同化，那對於國家前途，更有厚望吧？

可憐她微弱的心靈，故鄉淪陷了，最愛她的祖父謝世了，母

女又不能團敘，伶仃一人，託身孤島，整天工作繁忙，生活豈不枯燥。幸有她的情人愛她，稍覺溫暖。她倆既甜甜蜜蜜，但等來日的幸福，不意又遇到我這個瘋狂的人（我愛她，自認實在愛得她太瘋狂了。）去苦戀她，她柔弱的心靈，能不左右為難，時受刺激呢？少女的心情，我是知道的，替她設身處地着想，她的苦處，未必亞於我的。我這樣一想，越覺憐愛她了，夢魂飛入她的懷裏，要撫抱她，愛惜她，甜蜜地吻她，要她對我微笑，要替她唱一個催眠歌，使她甜蜜地睡覺。以後只願她永久快樂，永久幸福，永久年青，在我已經心滿意足了。我愛她的日記，紀念她的日記，使我隱痛的日記，我要寄給她看。她對人是永久溫和的，老實的，她一定於左右為難中還會愛憐我的。我永久的愛——我的日記，要繼續不斷寄給你，你肯替我保存起來，就是不負我的苦心，銘感厚恩。

飯後休息了一會抄完寄給她以後，心裏覺得舒服得多；但明知只是自騙自，自己安慰自己而已。

五月十四日

姊姊纏綿不斷的寒熱，有一個多月了。她臉黃肌瘦，精神萎靡，易逝的青春，為病魔催促得更快了。前幾星期照過X光，證明肺部沒有病象，媽媽心裏安慰了一點。請中醫調理到現在，又好久了，可是她的病並不見得好，媽媽的心上，又蔽上了一重失望的黑雲。今天要我陪她到XX醫院去定病房，再要詳細檢查。

我奉此上諭，既不可違命，但我的心，又被銳利的針鋒刺起來。我想，我同了姊姊走到二層樓的病房內，她鮮豔的臉，晶瑩的眼鏡，髮曲的髮絲，素白的翻領服，細膩豐腴的頸，健美的小腿，一一都要透進我的眼球內。她在光滑的地板上跑來跑去，照料病人；或者坐在寫字檯邊伏案紀錄報告。她一見了我，一定會對我微微含笑，點點頭敷衍我幾句話的。那時叫我怎麼好過？我並不是不願意見她清秀的臉，更不是她對我這樣而我真的對她肯冷淡，憤恨。唯其不能冷淡她，不忍恨她，永遠愛她，所以不願在短短的時間裏使她停下了工作對我敷衍。她會對我敷衍幾句話，但我絕對不能以平淡的態度，冷靜的表情去對她，所以我實在不高興陪我姊姊去。假使媽媽真的一定要我去，簡直要害怕得哭出來了。(因為我這幾天最易得哭，像小孩子一樣。)好在我姊姊偏強得很，她無論如何今天不肯就去，媽媽心裏不滿意，我倒沒有受着難過。哈哈！姊姊！我要暗暗謝謝你。

下午到X×新聞學校去看我的朋友，中途邂逅相遇女同學K·W·S·，她是無錫人，她於國軍退守之前數天逃到漢口，再由漢口轉到上海來。她瞥見了我，欣喜得急忙跑過來和我握手。我嚇得嚇了一跳，做夢也想不到她會和我重見！我急忙問她S·的消息，她說：「也來了。」

「這個伶俐的小妹妹也跳出虎口了嗎？好極了。」我快活得跳起來。她叫我到她家裏去玩，我也立即寫了我的住址給她，她答

應我一有空就和S·S·一道來，她因為在無錫避滬的X×學校內教書，不是天天有空的。我羨慕她們雖然被侵略者打得無家可歸了，但總比我來得快活，幸福。

別了W·S·。想到她的丰姿，反而比從前豐滿了，又看看路上的行人，都含着笑容，俯視自身，越覺憤恨。我的確太不會快樂了，但像我這種人，對某一種人，我以真心對人，人以白眼對我，自是意中之事，何必自怨！自知以後假使不改我這種老脾氣，那永遠不會得到人家的同情。我害怕以後還要更單調，更寂寞，甚至要被人家嫉妬仇視。我只有硬着頭皮不懼惡鬼的陰謀毒計；始終要倔強，要掙扎，要吶喊，要搏鬥。

大姊於逃難時金錢既有鉅額損失，身歷險境，現在又被病魔纏擾，看她的神情，更增焦躁。夜深了，母親代她憂慮得不想睡，我只好掩飾了自心的痛苦，勉強安慰我姐姐：

「你的幸福已不算錯了，比起二姊生前的景況，真有天淵之別。你有溫良的丈夫，活潑的孩子，舒服的家庭，生活無憂，只是侵略者的炮火使你受到了損失；但物質的損失，國難如此嚴重，自不能免。至於精神現在覺得不舒服，那總不比我病裏受到痛苦的利害。你的病好了，你的精神恢復以後，仍舊是一個壯年婦人，不像我背上留下了永久不能磨滅的大疤痕，因此一切都沒有……」

我的話就此中止，因為忽悟再說下去，不但不足以安慰他們

，反要增加悽愴；但我的傷感不能停止，連想到我身體上別部分還是同一般青年一樣健全，我的心靈也和一般青年一樣蓬勃。只是人家總以殘廢者自我，另眼相看，暗底裏在譏刺我不自量力，行為可笑。人家戳在我心上的大血痕，我沒有這樣可憐，人家總不至於如此狠心。想到這裏，熱淚就情不自禁在燈光下當了父母面前逃出了眼眶。苦呵！索性把我的苦處再想下去吧！「身體受傷了的青年呵！你終究不及人了，你終究只有自苦了，莫歎想人來安慰了！噫！可憐我無辜呵。」我心裏愈難過，眼淚愈不能制。爸爸媽媽見到我這種神情，很爲我難過。他們是愛我的，愛我的人，當然會原諒我爲什麼獨受到此種痛苦。

媽媽垂下了頭走進臥室去了。

我的淚水流了出來，忽然想到老人家一定很詫異的，因爲我自從十三四歲以後，識了流淚是最可恥的事以後，從來沒有在他們面前流過。就是去年在病裏精神上最痛苦的時候，也沒有對他們哭過。今天不能不哭了，哭了出來以後，要忍住，要隱瞞我的苦痛不使他們知道，又來不及了。

夜是多麼寂靜呵！我的神經還不肯疲倦。懊悔剛才爲甚麼竟哭了出來。只有自己處分自己，以後無論如何不可當了人面情不自禁溜出淚水來。我這樣嚴重警告着自己。

月光何等皎潔，蛙聲何等清脆，寂靜的夜，耐人尋味的夜，消魂的夜，富有詩意的夜，令人最易流露真情，發現天良的夜，

「如此良夜何！」含淚的眼睛仰望着天花板出神，她現在也應該睡了，不知她睡着沒有？躺在牀上還肯不肯想一想我這個向她流淚的人？

(待續)

國內唯一之旅行刊物

# 旅行雜誌

民國十六年六月創刊  
一月一册  
實售國幣三角

本誌自發行以來，十有二載，專登關於旅行方面之著述，如各地山川形勢名勝古蹟風俗人情，與夫沿途食宿舟車行程等等，文字與圖畫並重，內容充實，印刷精美，夙承各界讚譽，預定全年十二册國幣三元外加郵資本埠二角四分外埠三角六分國外三元六角。

上海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華南總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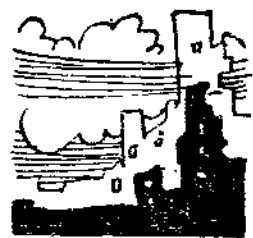
中國旅行社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

經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坊



## 年輕人之間(續)

郭尼迪

The new woman 呀！」

密斯李氣憤的倒在牀上。

楊卻想想「讓她當真去吧，算是她剛

纔遲回來的報復！」

隔壁的舞女又在尖聲尖氣的唱了：

「道樂……時中有……春宵……飄吾

栽……寒鴉……依樹尖……明月……

照高臺……」楊望了牀上的密斯

李，她正蒙着被，連頭都鑽了進去。他蹣

手躡腳走了過去，想乘機不防給她個儉吻

，但密斯李把身子一扭，他撲了個空。

明天。

楊醒來已陽光滿窗了。他記起了些事

，打了個電話給友人吳子剛，叫他能立刻

來最好。密斯李一起來就忙着整理被褥，

兩頰微紅，似乎還留些宿睡的餘味。

「快些洗臉喫早飯吧。」他拍拍密斯

李。

「謝謝你的關心。」冷冷地。

「你還記着昨晚的嫌隙？」

「嗯。」

「聽這話，楊卻正經起來：

「一句話搔着你的癢處，就是你太隨

便。你自己瞧瞧看，屋子裏弄得像什麼樣

子。我不是說你，你隨便的程度是到了月

經帶可以放在桌上供來客展覽的了，知道

嗎？做人要嚴肅！」

「這是我的性格，有什麼辦法呢？並

且我又不是賢妻良母！」密斯李嘴唇撇得

高高的，但一想起前幾天把一條月經帶放

在桌上一連幾日的事，也不覺暗暗好笑，

怪着自己的粗率。

「賢妻良母，你別拿這塊金字招牌來

做擋箭版，」楊誠懇地，「阿李，我只是

要你比較不浪漫些就夠。譬如，有一次我

看見你同個男子從茶室裏出來，他還挽着

你的臂膀。阿李，不是我從沒把這事向你

說過嗎？」

末後一句話，楊有些動了真情感。

「呀，」密斯李若有所失的面孔紅上一

陣，「唔，那個是我們劇團裏的團員，不

過，阿楊，你竟會這樣疑心我？」

「我並沒說過這話。」

「我的心地是坦白的，阿楊。」

「女人總愛這麼說。」

「阿楊，你侮辱我，我不依！」密斯

李從牀上跳起來。

「不依，你走！」楊若無其事露出副

矜持的樣子。

「敢是真的？」密斯李卻一怔。

「誰假過來？」

「好吧，那我得走！」

「哈哈，娜拉又來了，畢竟是中國的

「你們女人的心腸未免過份狹窄了。」

「昨晚你那樣逼人！」

「這是男女之間呀，男女之間是免不了這麼一套的，」楊覺得昨晚自己過了些

火，「阿李，我今天有些後悔。」

「別說客氣話。」

「你怎樣還想不通？」

「我是想通了，」蜜斯李撇撇小嘴，響亮的說，「在你們的心目中，女人是該屬於男人的，但我卻不是這麼一種人！所以你自然會得討厭我的！」

「不，不，」他分辯道，幾乎口吃地，

「我從沒這樣想。不過，你的話也許是對的，有時我在工作的時候，我常常想得一些你的慰藉，但你卻像煞從沒關心過我，因此我會覺得空虛無聊，進一步會得惱恨你，但你當明白，實在是我需要你過深的緣故。」

「我何曾不這樣想，但唯其如此，往往會妨礙了各人獨立的意志。像春蠶吐絲，結果還自縛其中，你說可是？」阿楊，並

我昨晚感着男女結合卻是一種累贅。」

「廢話！」楊吃一驚，「你不該這樣想，我們是男女之間呀。」

「但願如此。」

「好了，洗臉喫早飯吧。」楊擠着她一同下樓。

用過早點後，他們擇一些餘暇清理房間，喊了張媽來拖地板。

不多時，吳子剛來了，還有小陳，也是熟朋友，是一個會幽默幽默的傢伙。他在路上碰到了吳子剛而跟着同來的。

小陳一進門，便裝着以前同學讀書時的油腔，拉高喉嚨：

「哈哈，看見我們貴客到，便佈置新房了嗎？唔，這樣的整齊，真體貼入微得使人異樣舒服。哈。」

「你這副嘴，像剛喫過糖了似的，今天是什麼風吹來的，好久不見了，連客氣都不懂。」蜜斯李是和他打渾慣的。

「還沒有喫過糖呢，我只請了他五個銅板花生。」吳子剛是難得打俏的，今天

卻這麼說。

小陳卻把舌頭一伸，裝着副尷尬相，引得大家笑了。

給客人倒過開水，楊問一些小陳的近况：

「你們書店裏留滬的同人還有多少，不見得多吧？」

「十來個，」小陳搖搖頭，「只是混飯吃而已。」

「沒有出版什麼東西吧？」

「即使出版也沒有人看！」

吳子剛無限感喟似的道：「誰知戰時的上海文化事業，卻一蹶不振到如此地步；而那般『色情文化』『性慾文化』呀，又死灰復燃了，什麼大奶奶主義，大屁股主義的，它媽的簡直是什麼東西，說來奇怪，那般作者們似乎失了人性似的。」

「這還算好的哩，你不見替侵略者鳴鑼喝道的一批禽獸的文章嗎？肉肉麻麻的連形容也不能形容了。」小陳似乎很留心報章雜誌的，他說的很氣憤。

「唉。」大家同聲的落下個嘆息，暫時告了片刻的靜默。

「據說我們以前讀書的學校已向偽政府登了記，這可是確的？並且那個雅片鬼的校長受到了敵方一千元津貼，又坐起摩托來了。」小陳像記得有這回事，故舊話重題的問起。

「大約不致於無中生有吧。這消息確實的多數。」吳子剛回答。

晴。

「上星期我還碰到他過，」楊記起似地說，「還是那個老樣子，鬥雞眼，八字步，問起我外邊有關於他的消息沒有，我只是支吾其詞的扯談了一陣，臨去時，叫我常到那裏走走。」

「保不定老楊上天降福，有登入新貴之林的希望了。」小陳調侃他。

## 雙鳴小記

趙景深

### 記冰瑩

冰瑩以女兵的姿態寫作北伐時代的「從軍日記」而出現。當時這樸實的文筆和木蘭以後罕有的獨特的經驗，風靡了文壇；加以語彙比之於 Amazon，譯成英文，更使其名遠播於歐西。但是，「從軍日記」只是內容不尋常而已，如論文章的技巧，似乎是不相稱的。十年以後，再出「湖南的風」這一散文集，便顯然有了甚大的進步，雖然不會引起文壇的注意。她寫得比以前嚴謹細膩而又深刻，所惜者沒有像好的動人的經驗作

「呸，什麼新貴，還不是新鬼吧了。」

蜜斯李善意的望望青年楊。

「少胡扯，我們得談正經，」楊卻拉過吳子剛在一邊。「老吳，關於刊物的事情，我昨夜把應用的稿件圈好了，就是今天付印也可以。不過時事剪貼方面很成些問題，我一時還遲疑不決。近幾天的德捷消息很緊張，而民衆似乎把保衛武漢的這抗戰的要段忽略過去，這兩條消息應該是那一條登得注目些？」

小陳搶着說，「自然保衛武漢的戰事新聞登得注目！蜜斯李？」

蜜斯李點點頭。

「以前會有個這麼類似的壞印象，日蘇在「偽滿」邊境衝突的時候，雖然當時的形勢是相當險惡的，在有識者看來自然是另一回事。但竟有幾張大報卻把它作為正面標題刊了出來，以刺激羣衆的狂熱的情緒，而把政府苦心籌備的武漢大會戰的序幕輕輕抹了過去。嚴重的說來，這是有關中國抗戰的前途的，事實上多數的民衆還



爲內容。她給我的信說：「你說我的文章（指湖南的風）裏充滿了力，這是太過獎了的話。近年來我因病的關係，寫的東西總覺得比從前常兵時代，差得很遠很遠了！」她也許是只就內容而論的吧，形式上的確進步了許多。去年她又出版了「軍中隨筆」，像「從軍日記」一樣地重版了好多次，這一次卻是形式內容，兩俱完美了！

冰瑩的孩子氣很重，寫稿時要在桌上排滿洋囂囂纔能下筆，一時成爲文壇上的逸話。她給我的信上也會說過：「我正在那張擺滿了小玩意的桌上，給廣西的小朋友寫信。」又說：「瑩在長沙結識了一羣小朋友。」另一封信尤其有趣：「惠書收到了。看到令妹慧深喜歡吃花生豆子的話，我幾乎把肚子笑痛了。原來我也是喜歡吃花生的，但是豆子不十分愛。如果是很大一顆黑豆，（故鄉叫毛豆）那倒很高興吃的。我這次由家裏帶來些頂好吃的乾紅豆，可惜不能寄給你們，否則令妹一定高興吃。哈哈，說到吃，就寫了這許多，我真是個孩子。」唯其是孩子，所以她的作品寫她自己的從軍生活，很是真摯，也就能深深的動人，作家最寶貴的就是這未失去的赤子之心呵！

有意無意的存着極惡毒的念頭，他們只把新聞來鼓吹？」

戰爭看做一盤賭局，自身却像是無關的看客，那一局賭得精彩，就看那一局。德捷，「我這麼意思，」吳子剛繼續下去道，消息傳來，他們似乎祇感覺着有好戲可看，只要英國能拿出些良心來。希特勒的野蠻，根本把祖國的決死戰淡忘了。這種惡劣的念頭我們應給予校正。「吳子剛一口氣說着，有些渴，便喝了口水。」

「對呀！小陳不禁拍了下手。」

「照你的意思，該是強調我們抗戰的

新聞來鼓吹？」

「我這麼意思，」吳子剛繼續下去道，「老實說，德捷是決不會真的動武的，只要英國能拿出些良心來。希特勒的野蠻，像一條公牛，但他的愚蠢也逃不了一條公牛！」

「但事情很難說，」楊對於吳子剛的加以考慮。

「有人說希特勒不過是打撲克的偷雞

老手吧了。」密斯李記得有張報上會這麼說過。

「哈哈，」小陳忽然高笑起來，像魔術師般指手劃腳的喊道：「我說希特勒是一個陽萎患者，形成了性的恐怖症，只要他一感到性的恐怖的時候，便要瘋狂起來，一心想做征服全歐征服全世界的癡夢了。這是和拿破崙腹上的癢癢異曲同工的。以前斯毀凡爾賽和約，強劫薩爾，都是他的恐怖症發作時所造成的傑作。所以爲捷克計，該送給他幾個年青的女郎，但最要緊的還是送他一位包治陽萎的電療醫師。」說完，向各人的臉一掃。

楊和吳子剛忍俊不住笑了一陣，密斯李笑的只是曠着肚痛。

「該是女人病。」小陳扮個鬼臉。

「嗤！」密斯李白了他一眼。

楊却沒注意到這些，他又和吳子剛唧唧噥噥的商量着刊物的事。

「關於分送方面有辦法了嗎？」

「稍可已有了些頭緒，我接洽過幾個

團體，他們都肯幫忙的。」

「不致於有危險吧！」

「我想不會的。老實說敵人的情報網還不怎樣嚴密。……」

話越說越低，再也聽不清什麼了。

蜜斯李又去翻着「武漢之春」，她昨晚沒看完呢，翻開後一鼓勁兒看着。小陳也不覺獨自開散起來，便走近窗口憑着木欄杆望望馬路上來往的行人車輛。一忽，又記起下半年還得上書店去辦公，便急急要告辭走。

「老吳，你多坐刻兒吧。」

「吃過飯去。」兩主人同聲說。

「改日吧。」小陳向大家告別，匆匆下樓去。

這時，樓梯口的電話機又叫將起來，像煞有人把它接了。

「陳小姐，有電話，陳小姐！」張媽在喊。

隔壁房裏唔了一聲，悉索了半響，拖鞋聲像尺板的一陣響過，有人在對話了：

「小張嗎？……我剛起來呢，……下物！」

半天到大光明去，好的，好的，……片子叫什麼名字，唔……亂世鴛鴦……二點半

一場……哎唷，客氣得來，……我不懂外國話，什麼「開司」？……你不要討我便宜

呀！我不高興的！……准來，好，再會。」

忽兒，又在尖聲尖氣的唱着：

「玉漏頻相催……良辰……去不

回……一刻……千金價……痛飲莫徘徊……今宵離別後……」

「討厭死了，」楊掩住了耳朵，「一聽見這歌聲我就難過，偏偏這討厭的女人老是唱！」

「是一個舞女不是？老楊，你怎麼這般認真？」吳子剛不覺有些好笑。

「不知怎的差不多些女人我都看見了

就頭痛，不要說像這般下流的。」

「你還不夠了解她們。」

這一說，楊生了氣：

「不夠了解，女人祇懂出風頭以外還有什麼？她們就從沒敢向敵人擲一個爆炸

「你這話太過火了。譬如像女戰士丁玲？」

「那是例外的，」楊塞了口，半響方說。

「譬如蜜斯李？」

「你們不要說到我頭上來呀！」

「老吳，我們昨晚在吵架呢。」楊對

吳子剛是無話不談的。

「虧你有臉說：」蜜斯李繼續地。

「怎麼回事？」

楊略略說了些，蜜斯李在一壁羞他。說完，吳子剛打着哈哈：「所以我說

你不够了解女人呀。」

楊分辯道：「這並不，我是討厭她們的不嚴肅呀。」

「不能這樣說的。你會狐步舞嗎？」

「不會。」楊奇怪地搖搖頭。

「那你以為跳狐步舞的行爲是荒淫的嗎？」

「至少有一些。」楊不知怎麼答才好。

「其實荒淫並不在狐步舞本身，只要是真的，一個嚴肅者跳跳狐步舞也何妨。」

「你的話我不大懂。」

「我的意思就是說生活該是多方面的，這多方面就是浪漫，也就是你所說的嚴肅，其實只要心地嚴肅，能够大胆地接觸多方面的生活，擦擦雪花膏有什麼關係？就是灑灑香水也並不算什麼？所以一個以嚴肅自命者往往不會了解嚴肅的真意義。」

「我還不十分明白。」

「舉個例子說，譬如女兵謝小姐。」

「我聽見就討厭。」楊苦笑說。

「但你不該把她看這麼輕，自然她的清高不能比上周豈明。但知堂至多做一個清節的蘇武，然而她卻活躍在火線上，挽救着祖國的危亡，現在我們還是需要像前者呢後者？你說說看？」

「當然是……」

「你明白了。不管你如何有着正義感，有着純潔偉大的企圖，只是埋藏在內心

是不值得贊美的。不管別人如何的念頭不純正，像爲了博得虛榮，然而他能做，能實行，在這點上至少可以值得欽佩。」

蜜斯李不住地點着頭。

「被你這樣一說，我的心地不覺輕鬆起來，真的，我往常不會了解人家，像不會了解阿李。」

「我們是男女之間呀！」蜜斯李效着他的口吻，算是報復他。

「你這小東西！」楊跑過去擽她的面頰

，人像變得年輕好多。

蜜斯李只略略的笑。

「我們該好好的一同做些有意思的事，阿李？」楊抱着她，「你浪漫也好，被老吳一說，我半點兒也不討厭你。」

「楊先生，楊師母，喫飯了。」張媽叫着上來了。

九·廿六日最後一日在故居



## 送行

蘇·英

C君，明天是走定了，而且在一清早。他叫我早一點睡，明天可以送他上船。可是作怪，越是要想早些入睡，越是睡不着。隔房的母親，問我爲什麼不熄了電燈睡，我只好回她老人家說「還早哩！」

本來，C君的性格是多麼溫靜，作事更沒有一點勇氣，說話時總是啞啞不出的

，動不動就是面紅耳赤，我以為還不如我呢！記得有一次，我叫了他一聲「哥哥」，看他好像羞得無地自容，隔了好半天才回了一聲「英妹」。所以，這一次C君的決心和勇氣到內地去，真使我驚奇而出乎意外的。

C君的出走，雖是出於自動，其實也

# 新海上集

朱劍芒

## 以舊中秋海上情況寫寄故鄉仍疊前韻

客裏中秋感最多。澄清猶自埃黃河。海濱此夜團圓月。祇照離人涕泗沱。

附錄和作

## 和蘇遺詞兄中秋感懷詩步原韻

趙裕菴

海上依然明月多。可能還我舊山河。中秋佳節年年過。不似今宵涕泗沱。

## 和父親中秋感懷之作敬步原韻

朱聖先

月自團圓恨自多。南軍何日渡黃河。劇憐海上笙歌夜。歡。笑聲高獨涕沱。

## 題杏芬老人畫

西風原不讓東風。重視繁華滿眼中。歷盡嚴霜更嬌艷。一枝儂愛鴈來紅。

## 題周慎修君手冊

濼溪儒雅最能文。世澤綿延又產君。海上三千桃李士。盡歸門下受陶薰。亂離不分重相見。君尚昂藏我更臞。話罷滄桑塵世劫。各留殘夢在西湖。

## 顧明道君以荒江女俠說部屬題爲賦兩絕

虎頭健筆冠當今。說部神官用意深。英爽蛾眉真未逝。荒江我欲一搜尋。世事於今百不堪。豪強豈特視耽耽。讀將游俠新奇傳。奮我雄心到酒酣。

是給那重大的刺激所驅使的。在半個月以前，他的態度還是很溫靜的，可是最近他變了，根本變了。往往爲了一些小事，竟會似猛獅般怒吼着，動輒握拳咬牙，大罵××賊！這種舉動，在年青的人羣中，是常能見到的，而在懦弱似處女般的C君表現出來，就覺得有些異常了。

這，並不是沒有理由。長了二十四歲的青年C君，在慈祥的父母蔭庇之下，安逸地度着學校生活，從不知痛苦是什麼東西。可是半月前，深居在故鄉的C君的父母，竟和半空裏落下的巨彈同時粉碎了。這噩耗傳來，C君態度的突變是難怪的。

C君這一走，將使我多少要感到孤寂的，雖然我和他只是同學的關係。而多年相處在一起，感情幾似親姊妹一般，況且在我學業上，得着他很多的幫助呢！我也曾想和他同走，以免旅途上的寂寞。奈始終沒有勇氣在我的母親面前提起過，C君更是極力地反對，因爲他這次動身的目的，他自己還沒有把握，怎樣再能帶着我這

重編南社詩話系以一絕

三十年來世事非。風流雲散故交稀。不甘落寞尋常死。獨向西山采蕨薇。

樣一個沒用的女人家呢！

× × × × ×

「C哥……」

「唔，……英妹嗎？好早。」他好像翻

暗黑的玻璃窗，慢慢地變成灰白色了。了個身，接着一陣悉索聲，把房門開了。

，房內的電燈光，也漸漸地覺得黯淡起來。我隨着他跨進房門，最使我奇疑的，

。天雖沒有亮透，可是時鐘已打過五下了。他房裏和平日沒有兩樣，仍是整整齊齊的，

。C君告訴我，他七點鐘就要上船的。我，一點也找不出像動身的形跡來。我不待

不敢再睡，偷偷地跨下了床，輕輕地梳洗他坐定，就問着說：

着。母親呼呼地睡得正濃，我沒有去驚醒「C哥，時候快六點鐘了，你怎麼還

她。沒預備呢？」

我獨自走出大門，那時天已大亮。跳「我……」他聽了我的話，把頭微微的

上了黃包車，把我拖到大同公寓門口才傳一搖，說話的聲音是很低的：「還沒有決

下。定。」

電梯把我提上了四樓，拐了一個灣，「你昨天不是很堅決的嗎？我還勸你

就到了C君的房門口。房門是關得緊緊的，不要去，你說無論如何是走定了。怎麼睡

，裏面沒有一點聲息。了一覺就變了呢？」我在他一邊椅子上坐

「有事的人，難道還這樣好睡？」我在下，聲音也是很低的說着。

想，舉手把房門敲了兩下：「話雖如此，可是路上很不安寧啊！

「C哥，C哥！」裏面並沒有回答。你看，這是昨天的報紙。」他說着，指指

檯上的報紙。

「哈哈，等路上安靜了，也用不到你去啦！」我不覺好笑起來。

「還聽說那邊沒有白米的，吃的都是

些珍珠米和黃豆。你想我的身體怎麼行呢

？」他說着，聲音更低了，眼眶裏濕津津

的幾乎落出眼淚來。

「C哥，有什麼呢，我早就勸你不要

去的啊！算了吧，待安靜再設法動身好了

，報仇雪恨並不是在一時的。」我看他這

樣子，也有些不忍，只有這樣來安慰他。

「對，英妹，總有一天……總有這麼

一天，××賊！」他聽了我的話，就興奮

地說。

「哈哈……」我笑着。

「哈哈……」他也笑了。

「我想回去了，我們下半年再見吧！」

我立起身來預備走。

「那末，倒累你少睡了。」他抱歉地。

「沒有關係。我去了，你再睡一會吧

！」我說。



## 深秋所感

吳 依

「我送你回去，英妹，」他說。

「不必了，我也沒有送着你，你亦不必送我。你還沒洗臉呢！哈哈，再會！」

我看着他笑了笑。

我走出大同公寓，雇着黃包車回家。

在路上，還想着C君的事，真够人發笑，

這倒使我多得了一點知識：

「懦弱的人是永遠不會有勇氣的！」

經驗的我侵襲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我對秋生了初次的憎恨，我也寫了一個慨嘆的句子寄給遠方的朋友。朋友的回信來了，他說：

西風，暴怒着捲成一團兒，猛力地在人們身上砒起一陣寒意時，這該是深秋的季節。

關起窗，我把秋摒絕在窗外。

但是秋聲伏在窗檻外嘶聲怒吼着，由

怒吼而抱怨，由抱怨而慨嘆而咽泣了。

沒有慈悲，沒有愛感，我可寧願永遠

忍心地遺棄了秋天。

是的，我愛好過秋的，而且愛得這們

深切，這們長久。我愛讀詩人以至平常人

對於秋的一切文章和詩句，那種哀感悱惻

的字眼，讀來很夠勁。可始終不相信秋天

留給人的，便是這千篇一律的感慨和煩惱

。我記得從前在校讀書，國文先生出了關於秋的题目，我照例默上一些哀感頑豔的句子博幾句好評，而在我腦筋裏，永遠留着「這不過是騷人多事」這一個觀念，這是事實。

秋天是崇高而嚴肅的，在秋天的一切

享受和秋給我的溫存，使我興舊，使我例

外地愛好她！那也是事實呀。

今年，我也和往年一樣先覺察到秋

光降了，不過原因似乎有不同，我感到秋

不過爲了身上衣衫太輕了，四面也似乎永

遠充斥着寒意。於是我發出了感嘆，我生

了一些回憶，想了一會秋思。煩惱把沒有

「今不必撫，昔不足懷，我勸你少撫今懷昔吧！秋天還不是和往年一樣，爲什麼要把自己靈魂沒落在大理石的墳墓裏呢？」

翻翻曆本，準不會錯，我只比去年大了一歲，我還年青，「年年度一樣的秋天」，我爲我的煩惱而啞然自笑了。

寫完了這點，我該讓「撫今懷昔」所引起的煩惱死滅了。我得珍重我每千萬分之一

的生命。

我記住生物學家斯賓塞(Spenser)的話：「生命是火焰。」像火焰那樣的總是生命呀！

(完)



## 如是我聞

翼如



金蟾與黑牛

的時候。

枯寂無聊，乃天下最大苦事，如能出外觀賞古跡，倒是舒暢心神的樂舉。有人說：單是古跡不是處處皆有。我說：凡是有歷史的地方都有古跡，不過有奇特與平凡的不同。並且，古跡的所以稱為古跡，原不過是口頭的傳述得來的歷史事故所影響的地點而已，當然有不少的神話偽品雜湊其中。然而卻也奇怪，即使是平凡得像一溪清流，一邱土山，如經神話的傳述後，都會生出很濃厚的興趣來，往往會使我們對着這蜿蜒的水，蒼翠的山呆呆注視，甚至一時昏迷了自己的心，確信真有這等事似的。那末何必

劉海是一個誰也不注意的調皮野孩子，他沒有家，沒有人明白他的父母，也沒有人明白他每天夜裏歇在那裏，既不明白也不追究，他們以為一個調皮的野孩子，實在不值得注意的。只覺得他每天每天聚着一羣野孩子在南門外一帶荒塚旁賭博，坐着在三腳小檯上。

要一定立到峨嵋山巔的古刹旁，纔算是觀覽古跡呢？這裏，就照着一溪清流，一邱土山的例子，來說兩個關係到古跡的故事。

然而，誰又會料到一個滿堆石塊的山上，竟會掘穿一口井呢？然而，誰更會料到一個與拾糞孩子一同賭博的劉海，竟會完成這一件巨大的工程呢？

### 一金蟾

如果在沒有瀑布泉水的山上，想要很容易的取得水使用，這卻是科學家與工程師須要考慮的問題。然而南通的劉海，卻是一個很巧妙的工程師，城南軍山上的那口井，就是他建築成功的。

軍山古廟裏住着幾個老和尚，也有兩個小沙彌，小沙彌卻苦得什麼似的，他們不怕念經，吃素，打禪，擔水的工作纔是他們的苦事，煮飯喝茶的水，澆菜的水，甚至老和尚洗腳的水，都是小沙彌每天每天從山腳下擔上來的。如果停頓一天，山上和尚馬上會發生旱荒。然而有什麼方法可以免去這一種苦楚呢？他們雖是累次請求老和尚，即使是老和尚也有什麼方法可想呢？

這是祖母常說的故事，她還說，這事差不多發生在她六七歲

有一天，老和尚對小沙彌說：「孩子，你們很怕擔水吧？你們

想，如果我們山土掘一口井，是不是便當得多？」

「師父，當然啦，但是山是石頭砌起來的呢！」

「孩子，我對於你們的工作，再也不忍看下去了，但是我不能擔水。近來，我打聽到縣城南門外有一個可以替我們掘井的仙人劉海，你們願意他來替我們做這件工作吧？」

「師父，我們可以立刻請他來吧？」兩個小沙彌很快的跪下來，發出極誠懇的祈求。

「孩子，這一位很奇怪的仙人，無論如何請求他，他都不會答應我們的。我這裏有個很巧妙的方法，你們照着做自會成功。他每天都在南門外荒塚旁與孩子們賭博，你們可以很容易找到他。你們看他正注意賭博的時候，輕輕到他背後把那三腳橈子很快的拿來，三腳橈子就是他所玩的金蟾，你們可以很快的拿來，在山上要掘井的地方用力摔下去，那時自會成功了。孩子，當心啦，是你們脫離災難的日子。」

兩個小沙彌感覺到很興奮，兩腿再不是每天擔水時的呆笨粗重了，直像飛到南城門口。

正是，那裏有一羣孩子。孩子中有一位坐着三腳小橈的更野的孩子，他們立在他的後面。

「可以了，」他們心想，同時很快的抽着就走，劉海跌翻在地

上。  
危險極了，劉海已追到他們，可是，所幸已到山腳下。劉海

對於爬山沒有訓練過，終於讓他們捧着三腳小橈直到廟的旁邊。老和尚立在那裏微笑。

依照着預先老和尚的吩咐，用力向下摔，果然，三腳橈變成三腳金蟾向地下鑽去，同時，劉海也跳下這一個窟窿追下去。

窟窿中不久滲出水來，就成功今日的那口井。

擡頭看見正中立軸上描畫的劉海，他的肩上負着金蟾，支出牙齒，做成半月狀微笑的嘴唇呢！

## 二 黑牛

在上海西北七十里，不是有一個叫瀏河的市鎮吧，如果年紀大些的人，定會因了上海的富麗繁華，而感歎今日瀏河的一蹶不振。爲什麼呢？土人就明瞭，這是爲了上海多出一條黃浦江，瀏河少了一條瀏河的原故。然而瀏河到那兒去了呢？這卻有段歷史的神話，來淤塞了那汪洋滾滾的瀏河。

離開瀏河不很遠的地方，有一座小村莊，石大郎就在莊主家牧牛。那是一頭肥胖軀體有光澤毛角的黑牛，對襯着石大郎的烏黑的面龐，神活的眼珠。他還有許多年紀差不多都是七八歲的伴侶，一樣是黑子，一樣是活潑天真。

夏天了，是牛忙的季节，石大郎管理牛的工作，也忙起來。

一天正午，石大郎在吃飯，忽然聽見喊：

「石大郎，牛走了，吃小秧呢！」

他趕緊去下飯碗，一溜烟去趕牛，牛走了，他想去追，但是



回頭看見牛棚裏自己管的那頭牛，仍能好好的繫在那裏，他很奇怪，爲什麼同樣的肥胖，光澤呢？重回去吃飯的時候，他已完全不記在心裏，原來牛走了是平常得不用談的事。

大約半月後的一個下午吧，石大郎在河岸柳陰下放牛，許多小同伴也在這一片草地上捉迷藏，玩了一陣，大家渾身是汗，下河舀水喝。忽然有一個孩子叫起來，蘆葦叢中發現一個鉢頭大小的蟬螿。大家看見了同時驚喊起來，毫不延遲，七手八腳捧上岸來，即使石大郎看管的那頭黑牛，也來伸長頸子，作一次參觀。

「可以燒了當一頓夜飯，大家吃一個飽。」

「味道一定很鮮。」

大家圍住大蟬螿，一陣唧唧喳喳。

「石大郎，你橫豎是放牛，就守在這兒吧，我們回去扛鍋子，大家一齊吃個痛快。」於是，很快的一大羣溜回去了，留下默默注視着的石大郎，他默念着：「蟬螿，蟬螿。」忽然擡頭見對岸小牛伏在老牛的懷裏，和恬的摩擦着，他想：「老牛愛他的孩子呢！」他不顧事後的對付了，輕輕的把蟬螿拋在河裏，河水面上起了半圓式的波紋，自己的面龐上現出了微笑。

他說：「蟬螿也愛他的孩子去了。」

不久，小孩們來了，但是石大郎有什麼東西可以還給他們呢？他告訴他們蟬螿回家去了。毫無疑義，石大郎的兩頰上，兩脛上，同時感到一陣麻木，他也不說什麼，心裏只覺得世界上的事太令人不滿意了。

天漸漸地黑了，西天泛起紅霞，石大郎牽着牛沒精打彩地回家，照例將牛安置在牛棚中，自己到籬下喂雞。忽然有人喚：

「石大郎，石大郎，牛走了，吃小秧呢！」

「沒用的東西，牛都看管不住，還吃什麼飯。」同時莊主的粗糙的聲音，刺到他的心裏。

他放下鉢兒，一溜烟去追牛，牛逃走了，回頭看見自家的牛

### 寧波將軍行

張貞用

錢孔危坐張循王。武臣惜死金蘭箱。城下獨泣虞美人。婦在軍中氣不揚。寧波將軍新結婚。紛紛賀客正盈門。座上忽奉中樞令。嚴詞切責衆爲驚。將軍妙計封海口。輪舶往來毋許停。乘機割剝隨所欲。商人敢與將軍爭。長官一怒將軍死。最憐新婦未分明。赫赫海上防守使。金華道上命如絲。不死疆場死兒女。更無馬革來裹屍。君不見英風烈烈王銘章。魂魄毅然弔國殤。沿江千里泣靈輓。地下羞見王鐵槍。

還好好的繫在牛棚中，他想：「世間的事太不令人滿意了。」

「是誰家的牛，累得我挨罵，索性去找牛主人去。」他想着，乘着自己的怒氣，拚命的追牛，牛在前面疾馳，石大郎在後面追趕。

他看見前面一條大河橫着。他想：「現在已經追到河邊，牛再也溜不掉了。」那知黑牛並不怕水，一縱身跳入水中，石大

郎也禁不住自己的兩腿，仍然跟在牛的背後。牛所行的路變爲水的夾道，石太郎正像走在水晶巷子裏，不覺得奇怪，直到一個明亮的大屋宇旁。

「這一定是主家少爺故事中所說的水晶宮了，連眼睛都眼花了。」正出神的想，已給一個小鬼抓到水晶宮裏去。

廳子上擁擠了許多奇形怪狀的人，正中王爺猶笑的張着嘴，下面小鬼拿着刀，盆子。啊，可真危險啦，石太郎的心肝馬上要給王爺下酒啦！

可是那三王子到王爺前求饒，告訴石太郎：「我說是那個婢整啊！所幸你救了我！」

「啊！王子，你……」石太郎快活得說不出話。

立刻擺出桌子，三王子陪着石太郎吃飯，石太郎的肚子正餓得要叫了，乘此大嚼起來。

「他們和我究屬不能長住在一起，我終究要回去做牧牛的工作的，但是四面滿塞着水，叫我怎末可以回去呢？」他想，一面懇求王子：

「王子，我要回去了，但是四面滿塞着水呢！」

「我送給你一個珠子好了。」

立刻取出一粒珠子，告訴石太郎：「只要高高的舉在手上，水自然不會來侵犯你，回去吧，時間久了主人會打你的。」

石太郎很快的從水晶巷子裏重回出來，及到立在河岸旁的土

地廟旁邊，回頭看水卻沒有縫隙。

「回去吧，天將黑了。」

再後十幾天的一個酷熱的午後，石太郎和野孩子們又聚集在那河邊的柳陰下。柳梢頭看不出一絲飄動，牛也伸出舌頭喘氣，孩子們雖偷吃了人家田裏的西瓜，還禁不住滲出成大把的汗珠。

「下河洗澡，行不行？」有一個孩子提議。

「行行行！」於是一大羣孩子鑽到水裏去，又冒出來。

石太郎也禁不住滴下唾涎來，洗澡是什麼孩子都歡迎的事。這卻糟糕，他猛一跳下水去，卻踏痛了腳底，其餘孩子也都跌到河底，河裏的水沒了。

他這纔想到那顆寶珠在褲子的補綻內作怪了。雖是保藏了十多天沒有給人看見，但是今天遇着這些同伴，一定不肯放鬆了。他飛步奔上岸來，那些孩子又幾乎衝沉在河裏。

孩子們從水裏爬上來，一齊奔到石太郎面前，拖他，蒐尋他身上，石太郎很快的把那珠子含在嘴裏。他想：「悶在嘴裏，一定可以不生作用了。」

孩子們再叫他下去，可是水依舊一滴不沾到他的身上。

那些孩子急了，打他，剝去他的破衣，有的卻想敲開他的嘴，他再也沒主意了，「咽下去吧！」但是在咽下去的時候，石太郎也長離開了人間。

有人說：他的屍體就葬在瀏河邊的土地廟旁。

但是，劉河的淤塞，和這一個與野孩子一樣的牧牛童子石大，郎有什麼關係呢？

有人說石大的淤塞，就是因了石大葬在劉河邊。不然，

現在那土地廟爲什麼會隔開劉河邊有這末一個大距離呢？但是，誰又會想到平凡的劉河竟也是古跡呢？



## 覺

## 夢



今晚他用的菜雖是一塊鹹魚，也沒灑酒也沒油，卻貪婪地吃了一碗半飯。他還想到那已經吃了八天的一隻豆板醬早已發了白花，滋味酸而且苦，然而在白天也砥空了。剛才他身邊祇剩兩個銅板，只得老着臉到隔壁苗河太那裏硬賒來一塊鬆爛的臭東×魚，還吃她幾個白眼呢。他邊想邊疊了碗，把筷向抹布上揩了揩。他坐定了，發着呆兀自納悶着：一個銅板買了塊火燒木當柴，袋裏「只名一文」了，缸裏米一粒也不剩，明天怎樣辦呢？他到胡家去看他底老鄰居鬍子罷。前天在北門也見到他呢，多末顯赫呀：「丁當丁當」，坐在包車上活像一尊城隍動也不動，也算念舊情，問一聲：「李老先生到那裏去？」這會他去祇想借幾塊錢度過幾天再講；但他忖自己年紀也一把了，幹嗎向不乾不淨的變節的告借呢。他不是代居鬍子難過過？等包車拉不上幾步，街旁小店裏都暗響着：「東×末代灰孫子老爲龜居鬍子！」他不能對這種人伸

手呀……可是明天怎樣過？明天？他兀自懊惱着，他呆看着火油燈，百無聊賴地偶然想起那雙破襪子，剛乾，拿它補一補吧，也別管明天什麼了。他找到了機又去尋針線，湊近燈去理着；他底女人領了女兒避在深鄉下，剩他一個這樣悽悽慘慘的，叭，但她們在那裏，也不能過呢。他又想去尋塊布，卻一個頭暈站不起來。突然聽見外面街上有着臺臺的皮靴響，慢慢地近了，他趕忙俯下去找紙燈罩，豁的往燈上一套，四周暗了下來，自己縮在一邊，他先讓外面的「陰兵」過了就開始工作。頭卻望着那吊窗和門，彷彿就要給打碎似的，突突的發抖，穿上兩件夾襖可禁不住寒氣呢；他頭本能地搖着，牙齒在對打，強自鎮定了一下，再細聽外邊卻也靜了，他擦了擦朦朧的眼睛，打個呵欠。這幾天真的走得太累，東借西挪地受着氣；可也怨不得人，城外的砲聲終天在響着，那裏來的錢呢。他腿很酸，寒顫顫的手撫着硬硬的關節，頭

向前冲着，針線也放下了，不久，他索性伏在桌上……忽然皮鞋

聲又窸窣地由遠而近，他嚇得忙吹了燈，輕輕地爬到桌下去。一

會，門果然震響了，似乎給好幾隻靴子踢得跳躍起來。他趕緊去

開，卻早轟的倒在一邊，門口已彷彿站着兩個灰黃的×軍，影子

非常猙獰，下大上小的湯罐軍帽在暗中掀動着。猛然那邊噶了幾

聲：「豁打豁打豁打」，他下意識地把兩手舉了，然而一道寒

光早已撲上他底臉，他眼睛花得睜不開了。恍惚中給拉住領子拖

出到外面街上。冷風虎虎地打進頸中，突的透不過氣。他又被吆喝

着慌得縮住了腳，這纔看見黑黝黝的街上早已排好一長列的人，

在發着抖，陰慘慘地祇聽見許多急促的呼吸。四周晃着一道道白

光，使人瞧着打寒噤。他縮縮身子畏怯地插到行列中去，他感到

領子鬆鬆了；小心地微微擡頭向前看去，七八個××憲兵都捏了

手槍，狼狽地在耽着這個行列。他們把電筒一個個照了過來；在

那邊階沿上站着兩個矮軍官，正噤咕地商量着，稍停，一個就吩

咐憲兵把這顫動的行列靠緊了，不准動，來聽××軍官的訓話。

「立正！」快得真像霹靂，用漢語在階沿上喊了；一排人又不

禁抖動了起來，他瞧見右面同列中有個人卻不由主地挺了挺身子

，把兩隻腳靠攏了成個叉角；他慌着也想依着做，可是兀自懷着

振不起身。他偷望了望階沿；卻見一個灰黃色的動物飛快地竄了

過來，當胸一把抓住了右面的挺身的漢子，給拖了出去。在晃耀

的白光中瞧見那個憲兵臉上猙獰的好笑，還發出硬澀的聲音：「

游擊隊！游擊隊！」一列又突突地顫慄着。

那個漢子給摔倒在地上，發出了恐怖的喊聲。「砰——」他的

背上接着飛了兩點火花，憲兵乘勢撲着又加上一刀。「嘩……」血

射得很高，他彷彿還聽到可怕的聲音。

恐怖的喊聲終止了，那漢子身子卻翻了過來，在劇急地掙扎

着，嘴緊咬着地上的泥，不一會頭朝天了，臉上照着一團恐怖的

白光，半面塗着泥污和血。

他再仔細一看：嚇！那死了的漢子似乎是他底兒子阿穎！他

混身發着冷汗，發狂地奔去，那個憲兵卻像箭豬一樣的又撲了過

來，把刺刀直向他身上戳；他咬緊牙齒迎勢把手抓了一把……

他背上又流着一陣冷汗，手指感到麻辣辣地……他睜開眼來

直直地望着紙下的燈火，手卻真給針刺了一下，在流着一滴血。

這不過是個夢！

接着他定神想了一想，不由地歎歎地給自己安慰着：他底阿

穎不會給殺死的！他早在兩個月之前出城參加到××區××大隊

××支隊裏去了，他還說在城裏年輕人是更危險的，他硬留着也

不成；幸虧沒有留着呢。

他又回味到夢中的情況。這是心記夢啦，事實是發生在一星

期以前；對門朱先生的姪子在××中學受過軍訓的呢。那晚×軍

來搜查，用「一聲喊」的狡計試出了受訓過的人，就把這個青年幹

掉了。



## 狗 (續)

徐蔭祥

「喂！」表彪駭得一跳，以為前面出了什麼緊要的事件；否則，也許是駐兵的叛變吧。

「什麼什麼？」

路上的車輛絕了跡，行人也稀少到幾乎沒有，店家也都搶着上好門板；馬路上盡是些警士和軍人，表彪却惶恐地慌急地走着，腳步加緊了。

「喂！」那邊一個崗警舉起手來招呼他，他雖然膽子大，也免不掉愣住了，肚子裏問着：

「什麼！……」

「請你……」那個崗警走近來，可是一些也不像有惡意。

「什麼？前面發生了什麼亂子嗎？」

他却懷着鬼胎地問。

「沒有什麼亂子，現在是防空演習，」那警士對他說，面上現出一副抱歉的相貌；「請你先生找個地方留避些時吧。」

「不能不能，」他想告訴警士，自己要趕上朋友家裏去吃午飯的，可是終於噤住了。

「沒有辦法，防空演習呀，街上不許人民自由往來的，是上面的規定，這非常時期……」那警士彷彿對他演講，虔誠地解釋着。

表彪不能遠擲，而且也不願遠擲那警士的勸告，心裏只恨着：

「防空演習，什麼都是揚威給自己看的，前線那樣的緊張，他們却置之不顧，鬼纔相信，這防空有鳥用！」

但他也只得依着那警士的介紹，走進

近傍的一家龍福祥西服店裏避一下。

咕嚕嚕……饑餓的肚子不買賬，可是不買賬也沒有用，他像一個被監禁的囚犯，失去了自由，只有拚命地忍耐着，隨便在一張板櫈上兀然坐下，和胖子老板也僅僅招呼幾句，就一直沉默着，像是被扣住在沙灘上的一隻水獺，只靜聽着板門外的摩托車，腳踏車，救火車和空中的飛機聲音，來！去！軋軋，叮鈴鈴，……像是夢，他就是在這夢裏上了戰場；同時，他還偶而聽到那邊店員們在吃吃吐吐的耳語，他們一邊還揮着芭蕉扇。可是表彪拚了命也聽不清楚，他們也許在談他謀事的失敗吧，也許在談他今天還餓着肚子吧，也許……他覺得熱燥的空氣使他透不過氣來，汗水已經濕透背心，印上了襯衫，於是也不得不把西裝脫下來。

真彆扭，偏偏在這時候來個防空演習，好像有意給他找麻煩。

「咳，防空演習，簡直是害人，」他怒艾着。

怨艾着，他，一息不停地揩着汗，頭有些昏沉，耳朵裏也嗡嗡地鳴叫起來，……

，攢進鼻子來，激刺得他覺得慚羞，慌惶；也更禁不住伸出舌頭來啣一下嘴唇。

說着，又回過頭去招呼那隻矮腳狗！「啾啾……」

……  
當他彷彿從夢中清醒過來的時候，正好外面放着和平的氣。

他恍恍惚惚地走過了三個燒餅店，他的肚子彷彿一隻有脾氣的劣馬，不能再讓他前進，腿子也軟化了，所以交迫得他祇好硬着頭皮，走近第四次發見的燒餅爐子去。

矮腳狗昂着頭睜定了他，舌頭立刻從嘴縫裏滑了出來。

「嗚——」

於是，裘彪把西裝掛在左臂上，倒抽一口氣，走出該福祥，心頭似乎鬆弛了些，可是肚子也像跟着醒過來般的催着了。

他像個小竊，一雙手插在袴袋裏捏着銅子，同時放射出小心的目光，搜巡一下四週的行人，但是除掉身後的一隻矮腳狗，誰也沒有在看他。

「便宜了你！」  
隨後他不去看那矮腳狗，頭也不回地走去。

咕嚕嚕……

「什麼，太陽也斜西了哩，」他恨恨地放過眼光，瞪一下斜躺在地上的電桿木影子，立刻又賊忒地偷瞥一下那邊店家的爐子，爐子上靜靜地躺着幾塊燒餅，像在他這主顧，他於是伸手去袴袋裏摸銅子，心裏卻有些悻悻：

「嗚——」

「嗚——」

裘彪冒着汗躲進一個公共廁所，偷偷的躲在沒有人瞧見的角落裏，忍着週圍的骯髒和臭氣，很快的把三塊燒餅吞一般的塞進肚子，然後匆匆地趕回福星安巷，襯衫上，彷彿給一陣傾盆大雨淋了似的。

「啾，像啾個樣子，我這末的去買燒餅吃？」

「唔，要不要烘熱了的？」一個小伙子把圍裙抹着手，湊近過來問。

「快些把溼衣裳脫下來，開電風扇涼涼吧。」

終於，只抽出了臭污的手帕，揩去額角上播出來的汗珠，皺一下眉心，挺直身子走過這燒餅店。一股芝麻和葱油的香味

壓制住慚愧的情緒，挺起身子來，大方地

開門就這樣的說，像在惋惜，憐憫着他；

壓制住慚愧的情緒，挺起身子來，大方地

壓制住慚愧的情緒，挺起身子來，大方地

壓制住慚愧的情緒，挺起身子來，大方地

「唔，天氣真熱，」他口吃似地回答着，跳進客堂就脫衣褲。

「你中飯還沒有吃吧，你在那裏的？」

彬彰嫂子回進來問着，一邊去撥開電風扇，還倒上一杯茶；一邊叫着老媽打面水。

一陣涼快的風吹過來，使他覺得有些靦腆，但他不敢猶豫地回答：

「防空演習呀，我中做在天香樓吃的，我還喝了些酒。這幾天，實在是，防空演習，沒有地方可去，我就索性喝杯酒坐坐。一心裏卻有慚愧，想着那——好個天香樓呀。」

「是呀，這裏常常防空演習的。」彬彰嫂子沒有含意地跟着說了一句。

「彬彰兄呢？辦公去了嗎？」他隨着側過頭去問，心坎裏起了不平服的辛酸，不曉得是嫉忌，還是羨慕。

「是的，他上公事房去了。」彬彰嫂子隨便答着，頓一下，又說：「我們等你回來吃飯……」

「那真對不起，累你們……」

「沒有什麼的……」

他們的接口，彷彿都在搶着。

「唔……」他沒有再接什麼腔，儘自管

着脫衣服。這時感到喉嚨裏有些乾渴，於是拋過視線，貪饑似的瞟一下桌子上的那杯熱茶，再去瞅彬彰嫂子，彬彰嫂子沒有看他，只在屋簷前取下曬乾了的潔白的手帕，於是裴彪下意識地啞了啞嘴唇，偷偷地捏一把白斜紋袴袋裏的手帕，手帕上的過量的汗水，已經把白斜紋袴子的袋那裏的一塊印溼了。

「你的事怎麼樣了？」部主任見到沒有？大約應該成功了吧？」彬彰嫂子像想起了什麼，關切似的問。

「部主任是見到了的，成功可還說不上。」他偷躲着苦笑了。肚子裏罵一聲鬼個的部主任，於是立刻給補上一句：「還要待幾天哩，廳長的公事還沒有批下來哪。」

說着，他的身上，只脫剩了汗衫和短褲了，便去迎立在電風扇前喝茶。

「橫豈你……」彬彰嫂子說了半句話，便給老媽子走出打了岔：

「裴先生，請揩面！」

「裴先生，請後邊揩面吧。」彬彰嫂子也隨和着；一邊走向樓上去。在樓梯中段，又加上一句：「你順便就擦一下身子吧！」

「好的，」裴彪答應着。眼瞧着老媽子給自己把一堆溼衣服捧走了，他也就走進後披間去洗面揩身子。熱的手巾，澄清的水，爽快沁上他的心。揩着揩着，他便摸着了肚子，面頰上覺得熱了起來，擡起頭來偷覷一下樓板，像是偵察着樓板上有沒有眼睛在窺看自己。最後，他才透了一口氣，心裏感謝着：

「多虧那隻矮腳狗！」

(完)

### 有子萬事足

羅

最近有一位朋友寫信來，說他的兒子生病，弄得走投無路，什麼事情都做不來，於是嘆着氣說，「真正有子萬事足呀！」原來「有子萬事足」這樣解釋的！



## 阿九哥副傳(續)

大 赤



### 阿九哥受到挫折了

阿九哥單生一個兒子，已在中學畢業而考入著名的大學。容貌俊秀，談吐風生，正和阿九哥少年時代一般無二。學校中聽講究衛生的，忽然這位局長少爺得了一個由不衛生而起的病症，送入醫院後，救治無效，竟然死了。阿九哥接到家中電報，趕忙回家，恐怕哭壞了老太太，一味勸解，自己反不敢顯露十二分的傷悼。局長夫人已傷心到極點，見丈夫回來並不悲哀，反囑家中人不用多哭，這就像一柄利刃刺在她的心坎上，哭得更其厲害！阿九哥走頭無路，只得匆匆出門，離開了這個悲哀的氛圍。

阿九哥到了局內，無心辦公，還是在公館中喝酒，打牌，忘記了一切。不到幾天，又往上海一跑，更不開什麼「東亞」或「大東」的房間，住在朋友家裏。一個月後，另外開一所局長臨時的「小公館」，娶到一位喝酒，打牌，堪與局長匹敵的姨太太——芳名似乎叫「××老六」。住上幾個月，局長回局，姨太太也帶進了「座上客滿」的大公館。局長夫人住在鄉間，始終沒有到過公館內

，但公館內的消息，卻非常靈通。據說：有一位在局內充任收發的是局長夫人的裙帶親，公館內消息能傳遞到局長夫人耳邊，也就是這位收發先生。局長夫人既痛子亡，接連得到丈夫偷娶小老婆的消息，一氣就病倒，阿九哥得信回家，已不能作最後的訣別。阿九哥對於仇恨之情，並不十分壞，想到這位夫人的「畢生勤勞，內助無忝」，也就哀哀不止。——這還是阿九哥家庭間不幸，並不是官運上挫折。

阿九哥既抱「喪明」之備，又賦「悼亡」之感，意志不免有所灰頹。經不起一般左右逢承的人，「局長春秋正富，趕緊續絃，添幾位小少爺是很容易的！」總是這樣極懇摯的勸告；更有些頭腦比較清楚的，便勸局長將姨太太扶正，「姨太太真能幹！扶正後，定是局長的一位賢內助！」這兩句話，很有效力，阿九哥心中活動，稟明老太太，老太太也贊成：「從前所娶的媳婦，也許命硬，在家就剋死了她的母親；嫁到我家，虧我兒子福分大，剋不動，究竟剋死了我的長孫。現在她連自己都剋死了，總算完了。」老太太這樣想，許多死亡的人，都推在媳婦帳上，便覺得如今媳



婦死了，倒是「家道亨通」而不是「家門不幸」。又聽得人家說：「做姨太太的，十個有八九個命好。」兒子要將姨太太扶正，或者即日又要陞大官了。老太太既贊成，自沒有問題，不過阿九哥的弟弟，卻在背後對人說：「我的哥哥真胡鬧！嫂嫂死了，應當娶補房；其實不要也沒要緊，我已有兩個兒子，大兒子承繼給哥哥，豈不是兩房都有人接續香煙？如今弄了個宦子出身的。要把她扶正，我決不承認，決不願稱她聲「嫂嫂」的！」阿九哥聽見這話，大動其氣，哥哥娶妻娶妾，要受弟弟干涉，是世間沒有的事。結果，姨太太還是扶正，做了局長夫人的繼任者。

局長新夫人究竟漂亮！局長得意，老太太歡喜，下人們極口稱讚「新少太太會做人！」阿九哥的弟弟氣不過，偏當了衆人，向新少太太說：「噲！老六！我的哥哥在你身上化的錢，總是不少吧？哥哥代你贖身，到底又化過多少？」笑話！你哥哥能有幾個錢來化？誰不知我是自己贖身的？我和你哥哥要清算這篇帳，不是我輕口重說，你們什麼都不賸，統給了我，恐還不够呢！」新少太太真不弱，只這幾句，把阿九哥弟弟擋住；而且談笑自若，絕不帶些微愠色。

阿九哥有了這位極開通的新太太，不比從前，有什麼宴會，總是雙雙降臨。又麻雀，更是新太太的日常功課；今天興致高，就夜以繼日，直到天明睡覺。「這纔像位局長夫人！以前這位少太太，天天躲在家裏，做些鍼黹；牌也不認得，看到一個銅板，

比磨盤還大！」下人們的新舊比較觀，常在背地竊竊的評論。其實，阿九哥一部分家庭開支，無形中又增高幾倍，一個月的薪水辦公費，化不到一星期；老家裏沒有金窩，漸漸不支，只得變賣田產。

阿九哥弟弟何等精明，除向母親要求，和哥哥立時析產，什麼商店都關照：「我家哥哥喜歡做官，一定要把家產送光；討了這個老六，恐怕本該化一年，化不到三個月就要完了！現今我和哥哥已析產分居，你們除給他帳，向他去討，我可一文也不承認的！」這個宣傳可了不得！是他弟弟親口告人，誰不相信？性情慷慨，舉止闊綽的阿九哥，雖仍在做局長，而本鄉的名譽，信用，卻宣告了破產！

「沒興一齊來！」阿九哥因弟弟的誹謗而感受到經濟的艱窘，偏偏局內又出了亂子。某處稽查員向商店索詐而被人告發了，某征收員舞弊，也被總局得悉了。幸虧阿九哥平日交游廣闊，總局裏的秘書科長，有好幾個拜把兄弟，代他竭力疏通，沒有下令撤職，僅接到「某處煙酒稅局長某某另候任用，應免本職」的一紙令文。新局長委出後，即辦理移交；那些局員，和新局長沒有關係的，也只好各捲鋪蓋，和這個局所告別而另找混飯吃的所在。

這時，阿九哥回到公館，門庭冷落，五六個當差也走贖一個。想到昔日的熱鬧，又彷彿做了一場大夢。然而阿九哥雄心不死，他想：「人生總有挫折的，遇到挫折而依舊努力前進，纔有非

常的希望！」當阿九哥在室中蹀躞，思潮起伏之際，新太太卻從外間回來，把手中的皮篋一放，寬了大衣，坐在沙發上，唉噫噫

向着阿九哥說：「老九，去掉這個芝麻菜豆的官，有什麼希罕！

我昨天同財政廳長的三姨太太打牌，她也說起：『你家老爺極能幹！我家廳長也會說過，將來一定有很大際遇的！』我想：你在官場中既有些交情，連財政廳長也知道你，找一個門路走走，決計不會失望的。你也不用焦心！所可恨的，就是你手下的一般混帳東西，平日局長長，局長短，你撒一個屁，他們竟會說是香的事，也是他們鬧的。你今後上臺，在用人方面，須得格外留神一點！」

新太太滔滔汨汨的說一番，阿九哥着實佩服，尤其是「找一個門路走走，決計不會失望」兩句，和自己的心思相同，便連連點頭，唸了好一回「對啦！失敗是成功之母，受些挫折，何足為奇！」

(待續)

## 編者的話

這一期的出版日，是中華民國二十八年的元旦，我們爲了慶祝這一個可以快樂的日子，所以想出一個「特大號」。但是爲了印刷的關係，有些來不及，只好仍以平常的篇幅，和讀者相見。不過我們慶祝這元旦而感到快樂的心理，還是一樣的。也許有人要說我們在這樣的時世，不應該快樂，更不應該慶祝罷。可是國沒有了，反而在返老還童地新興起來，在這一年的首期，誰說不應該快樂而慶祝呢！我們只要在快樂之餘，格外努力救國的工作，慶祝以外，不忘記我們應該盡的全方，爲國所用，那就好了！我們大家快樂地慶祝元旦罷！

司馬聖先生是一位有名作家的筆名，我們得到他的稿子，實在很可慶幸。他剛從內地回上海，已答應爲我們多寫些稿子，我們瞧着罷。

朱小可先生的竹枝，真可以說是「國風之遺」，給了愛好舊式詩詞的人極好的欣賞。

若霖先生的一再賜稿，是很可感激的。他有他獨特的風格，爽辣而又細緻，讀者以爲何如？

這次白蕉先生還爲我們寫了「過年」一篇大作，可惜交來稿遲，不及排入本期，只好移至下期了。好在過陽曆年的有人，過陰曆年的也未嘗沒有人，那末就由牠過陰曆年罷。

## ▲購買「紅茶」合訂本▼

▲每冊實價壹元八角▼

▲存書不多，欲購從速▼

▲請通知本社，即當派人趨前接洽▼

# 中學生園地 第八期

反攻	朱城	夜行偶遇	周藉德
憶逃亡之夜	董學農	秋天帶來的惆悵	萬長劫
紅葉	周政平	好計	樂秀毓
故鄉的山水及人物	張敦馥	空襲	傅其劍
棄兒	施復	流浪者的哀音	安其昌
菊之奮鬪	方廟海	秋	彭耀芬
燈下	汪義訓	瘋犬	江新鏞

## 反攻（滬戰雜憶之一）

上海揚州中學 高中二年級 朱城

當我們炮兵射出的今夜第一顆炮彈呼嘯地穿過空間的時候，我們知道期待中的反攻正在開始了。

這本該是個靜寂得淒涼的秋夜，星星在漆黑的空中魔眼似的映着。空氣是挺冷的，無窮的黑暗使得人驚心。可是現在，在密密的炮火聲中，却現出了無限的熱鬧和壯烈。使它成了這麼一個不平凡的夜。

這裏，伙伴們都挺安閒地偃伏在已破壞的工事中，雖然每一個我們的心中都正燃燒着一叢猛烈的火焰。可是一個多月來的戰鬪經驗却已使我們懂得了怎樣地鎮靜着。數年來的新仇舊恨，在我們的心

建立了一個復仇的最堅固的堡壘。不多時前，就在這破毀的陣地上，整批的弟兄們曾在敵人狂暴的蹂躪下悲壯地犧牲了，但是同樣地，無數的敵軍也就在伙伴們的刺刀下痛快地殲滅了。我們知道現在正是可以把敵人的血來洗滌我們的恥辱的時候了，所以這時誰都在壓制着自己洶湧的情感，等待着時機的到來。

猛烈的炮戰蔓延着，寒冷的空氣在大炮們雄壯的狂吼中微微地顫抖了。我們知道這正是每一次進攻前所必要的前奏。敵人的炮彈不斷地落在我們的陣地中，使四周的大地似乎成了一片鐵和泥交織成的火海。在這火海的波濤中，許多英勇的伙伴又被吞噬了。但是這並沒有給我們帶來氣餒，却祇使我們更增加了復仇的決心。在

炮聲的間隙裏，我聽得見每一個同伴們加促了的呼吸聲。

漸漸地我們覺得頭頂上飛向敵方炮彈的嘯聲在逐次的提高着，爆炸點也落得更遠了。預定的時間到了。於是在統一的指揮下，我們展開了全線的前進。

數分鐘後，我們的一連已越過了防禦的稜線，投入了黑暗的原野中。呀！反攻實施了！我覺得我的血在皮膚下加速地流着。一種復仇的愉快使我有點熱了。

先前派出的陣地斥候搜索回來了，報告說敵軍的陣地正在八百公尺的前方，中距離呀！於是各班就地散開後，在班長悄悄的命令聲中，我們更迅速地展開了散兵羣。各人開始利用着這裏熟習的地形，摸索地前進。

### 中學生園地選舉規約

- 一、每期舉行公開選舉一次，凡屬本刊讀者，皆有投票權。選舉票請用附在本刊內蓋有印章之明信片（免貼郵票，即可寄到），否則無效。
- 一、每票選一篇，填寫篇名或作者均可。
- 一、投票人須寫明姓名地址，否則無效。
- 一、第八期選舉票，限於一月十五日截止，結果在十六期本刊內揭曉。
- 一、每期票數最多之作者一人當選，本社當略贈禮品，以資鼓勵而留紀念。

照明彈的強光，不斷地衝破了黑暗的籠罩。敵人的炮火正發揚着最大的火力，希冀阻住我們的前進。雖然這些優越的火器，確曾給了我們不少的障礙和損傷，使我們的弟兄們一個一個地減少着，可是我們的心更熱了，我們的意志更堅決了，我們的前進也更英勇了。

「目標……四百米突……機槍組……掩護……步槍組……躍進。」接着一陣強烈的槍聲，抹去了餘留在空中的班長嘶啞的口令。一個個黑影從我身旁飛快地掠過。我正待立起身，突然一炮彈落在附近爆發了。我盡力地衝到第二個掩蔽處伏下。急盪盪空氣却恰巧把一段被炸物送到我面前。抬起頭來，一個熟見的手錶面却正在燐光中閃爍着，錶停了，長短針一同指着4字。血已經染紅了我的槍管，這個，我認得，這正是我們敬愛的排長郭君的斷臂，一個年青雄健的面容，突然在我腦中閃過。但是我沒有淚，我更不會悲傷，而我的槍在我的手中，却握得更緊了。

距離近了。子彈一顆顆地從我的槍中不斷射出去，槍身已燙得厲害。照明彈的強光下，動搖着不遠處敵軍頭盔的影子。炮聲漸稀了，代他的是雙方密實的槍聲。撩亂的紅光在空中來回閃耀着，照着用低姿勢疾速突進的我們。一百米了，地上的火藥氣味使得人發噁。我們瞧着一條條

火繩從敵軍機關槍口連續地飛出來；機槍組已奉命停止，前進的我們全停了射出，祇貼緊着地面用匍伏前進的姿態吃力地挪動着身體，聽着後邊掩護我們前進的槍彈噓噓地飛過頭頂。這真是最危險的一刹那了。我們抱住槍遲緩地用手，肘和脚尖前進着。漸漸地，漸漸地，我們已越過了被我們炮兵毀去的敵人壕前障礙物，零亂的鐵絲網後，敵人已是在望了。忽然，右邊的伙伴傳過了一個正被渴望着的仗得僅可聽得見的命令，那是「上刺刀，捨去負擔，準備衝鋒。」於是一霎時間，所有的刺刀都從刀鞘內上到了槍頭。同時，所有的血球也都在血管內立即沸騰了。

敵人的槍聲是來得更密了，可是，我的心中却突然感到了從來未有的寧靜，我知道，這正是預告着一個可怖暴風雨的將要來臨。毫無疑義地，我像平時一樣地鎮靜着，等待那已在眼前的最後時機。

「殺！」驟然的第一個吼聲發出後，立刻響遍了整個原野，數萬枝白刃下，數萬個民族戰士奮勇地進擊着。怒潮似的殺聲中，連續地響着手榴彈的爆炸聲，一挺機關槍射出了它最後的一束火繩後，一顆手榴彈就使它絕了聲音。這時候，槍聲全滅了，原野中祇有着人類獸性的狂吼。我覺得我已經瘋狂了，我的神經已經失常，我的面上充滿了血，我的呼吸加促了，血

管像要爆裂似的。一霎時，我已經迅速地衝進了敵軍的壕內，一刺刀便截進了一個敵人的身體。接着我開始失去了我的意識力，在復仇時過度的愉快使我昏迷似的黑暗中，閃着人類帶着油質的臉與白刃的光輝。這裏展開了一幅最壯烈的畫面，我本能地使用着我的刺刀，又興奮地瞧着四周敵人蹣跚的黑影，一個個的倒下去。我真太痛快了。

待我醒來，戰事已經完畢，縱深掃蕩也結束了。原野上，滿地躺着犧牲者。忠勇殉國的弟兄們雜着殘留下的敵屍縱橫臥着。不遠處響着零星的槍聲，大約友軍的部隊還在作清掃工作。死屍中一部份受傷者痛苦地呻吟着，逐漸，我完全恢復了，回顧我的槍刺，已經斷了，殘刀上全是鮮血。我忍不住砥了一下。忽然我又想起了郭君，帶着錶的斷手與那年青的臉，又在我的眼前浮盪了。不自主地我覺得我的頭漸漸低下了，殉國的勇士們祝你們的靈魂安寧。

抬起頭來，天空正現着美麗的晨曦。天亮了。

### 憶逃亡之夜

上海通州中學  
高中二年級 董學農

在一個月朦朧星稀的黃昏，被無情的砲火，驅出我甜蜜的故鄉——揚州。

一夥人，下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的前進着，前面沒有一盞可以照着我們走路的燈；沒有一條可以辨出是平坦的路。只有一輪慘淡的月沉靜地伴着孤寂的夜，風也吹得倦了。

別了這可愛的故鄉，固然是慘痛，是悲哀，但是，爲了我心頭不可抑止的憤怒，我們沒有一滴眼淚，也沒有一點留戀，更沒有一絲的悲哀，每個人沸騰着滿腔的熱血，鎖定着動盪的心弦，在滿佈着荆棘的途中摸索。

兩手披着路旁的荆棘，兩腳踏着崎嶇的道路。手被荆棘刺得透出血痕，鞋子裏的腳底已和地面摩擦着。我們沒有覺察，更不能顧及，只有不斷的前進。

後面起了人聲，我們像深夜走進墳墓，鬱鬱的荒郊，去探搜我們底背影一樣。呵！是和我們一樣厄運的同道者。一個老婦和幼孩，戰慄的趕着他們流浪的路程。

蜿蜒的公路，襯着密密麻麻的樹蔭，遠遠的看去，只似黑魘的一團，昏沉的夜呀！伴着被遺棄的一羣。

「碎……」

忽地一顆子彈，從蒙着烟霧的深處，射了出來，拉成一條弧形的線，落到一個目力所不能達到的角落裏去了。接着又是一陣寒噤號聲，每個人緊張的心弦，連續的震動了一會。

摸索的前進，忘了肚皮在吱吱的叫，忘了腿在酸痛，趕着逃亡的路，天已透露微明。

### 紅葉

上海華東聯合中學  
高中二年級 周政平

提起了紅葉，不覺會想到唐于祐與韓夫人的結合，是紅葉做的媒人，於是到現在，大家都把牠看作和紅豆——相思子——一般地神祕，可是說穿了，還不是因爲牠色澤鮮紅和不可多得而令人視爲珍品？

我極愛紅葉，並不是要把詩寫在上面，祇是愛牠的英勇不屈的精神，你看，秋天一到，各種的樹木花草都顯出枯黃的樣子，霜一下，更是憔悴得可以，可是紅葉却格外的變得鮮紅可愛了。

記得是前年雙十節的時候，我住在濟南，在城南的山叢中，有一處是叫龍洞，那裏是在許多巍峨的山崗懷抱中，滿山長得密密層層的全是紅葉，紅成了一片，成了一個紅的山谷，山谷的二端是極有名的二處名勝——龍洞和佛峪，每當秋天霜降後，城裏來的遊人，充滿了這山谷，我們亦在那時候去了一次，一清早就動身，讓汽車把我們帶到了莊上，又換了轎子，這轎子和上泰山的轎子相同，雖然祇在山谷裏走走而不上山，不過裝飾却是樸素而美麗，青或綠的粗布作的墊子，黃的轎身，在鮮紅的楓林中穿來穿去，確是好看，我

想龍華的桃花盛時，和四裏清涼的鹿大會，亦不見得比這好看呢！一般遊興濃的人們，在一片的紅海中穿來穿去，更努力地向上爬，一會兒被濃密的葉子蓋沒了蹤跡，但一會兒又更高的地方露頭出來，如同螞蟻般穿動着。

轎子在龍洞廟的山門前停了下來，我們由廟祝的引導，穿過了大殿，小溪，他說：

「人家都說到龍洞來看紅葉，大多祇在山谷裏看看，但真正的好地方，要在龍洞的洞後才能看見，真如老殘說：『千佛山要在鐵公祠看才有意思是一般的道理。』」

他大概是老殘遊記底讀者，熟悉地比喻着，又點起了二枝大蠟燭，於是繞上了台階，進入了那真正的「龍洞」，洞口大而寬，但一進了第二重的口子，就小得多了。大家都俯了身體，手牽了手地前進，一面似示威又似恐懼般的大聲呼叫起來，高底不平的路和奇形怪狀的石頂，隨時有使人滑跌和碰頭的危險。在這烏黑無底的洞內，這一羣人們，彷彿被置到另外的一個世界裏了。又如象徵着人們一生的過程，在黑暗的盡頭，必將有光明的天日，祇有不知努力，和用心惡毒的人，才永遠得不到。

轉了個灣，一線的光明射進我們的眼睛，越走越亮，終於出了洞口，啊！那是

一幅多麼動人的圖畫啊！漫漫的白雲，片片地滑過我們的腳邊，從那空當的中間，映出一片紅色，如同在海船上看到落日在水中的反照一樣，鮮紅醒目的，令人興奮的。於是我燃起一串爆竹，振起了空谷的回聲，驅散了近身的白雲，向下更能看得清楚了。玉帶似的澗水，環住了紅色的園圃，大路上芝麻似的黑點亂動着，紛紛地向上海移，這真是使人有來得歸不得的感覺。可是終於被迫着在斜陽的柔光下踏上了歸途，但紅葉從此就深深底印入了我的腦裏。我們必須有紅葉般的精神，才能得到最後的快樂與平安。

魚的樣子，我們都高興得手舞足蹈起來，其實可沒有干係啦。

到了春假的時候，同學們便成羣集隊的僱了小舟，去遊歷茅山，在湖上歌唱，談笑，那是多麼快樂，自得啊。船到山下，那怕怎樣高峻，我們毫不畏懼，雖然腿是痠了，呼吸是急促了，但是仍舊努力前進，爬過一個高峯，又是一個峻嶺，躍過一個小溪，再是一個叢林，我們的血是沸騰了，再繼續前進。夕陽下去了，我們才休息了一會，但仍舊戀戀不捨地不願回去。這裏真是太美了，太偉大了！

在關於風景秀美的故鄉底人物，不容忽略的還有個紳士：姓馬名蔭棠，他有着六十餘歲的高壽，向來對於故鄉的公益事務，極抱熱忱。然而他在××以後不知是經驗過於豐富呢，還是爲金錢所誘惑，一躍而爲賣國賣身的漢奸，做了本縣的偽縣長，任性地剝削鄉人，榨壓他們的血汗，獻媚敵方，什麼都會做出來。大好的故鄉，突然遭受這樣的浩劫，我每想起故鄉的山水，總要聯想起這樣的一個人物。現在茅山和長蕩湖的峯巒和波濤，大概還是不改從前的面目，可是祇爲了有這樣的一種人物，山水的顏色，未免被他染污得不成樣子了。我是離開故鄉好久了，但我想，總有一天故鄉的被染污的山水會洗清，顯出本來的面目的。茅山呀！長蕩湖呀！

## 故鄉的山水及人物

上海上海中學  
初中三年級 張敦復

在茅山的東麓，長蕩湖的北面，有個小小的地方，近來四面都有公路，交通亦十分便利，那就是我永遠不忘的故鄉——金壇縣。

在秋天，我常常緩步地踱到湖邊，望着那一片碧水，被微風吹着，披上了一件魚鱗似的美衣；小舟數十艘，隨風飄蕩，每個後面的划槳，都展開無數連接不斷S形的波浪，由小而慢慢的擴大，由大而漸漸的消失了，真使我的眼都呆了。在那裏還有許多船夫，在撒着網捕魚，當有些收網的時候，遠遠的望去，似乎很沉重有着

你不過是暫時受了屈辱，時候不遠了，等着我們來替你恢復舊觀罷。

## 棄兒

上海開明中學  
初中三年級 施復

這是一個深秋的黃昏裏。寒風颯颯地吹舞着夜的黑幕；雖然還祇在七八點鐘的時候，可是在這條煩囂的街道上，已很少有夜行人的影兒了；祇有着些枯黃的落葉迴轉在淡灰色的路燈裏，發出着颯颯的響聲。道旁十九世紀古舊的建築物中，還有着閃閃的燈光從長窗中滲透出來；我也不禁抽了口冷氣：「好寂寞啊！」

一個中年的婦人，她一個人蹣跚地沒沉在凜冽的西北風裏；蒼老的面龐上還留着斑斑的淚痕；身上穿的是襤褸的衣服；腳上還拖着雙無跟的拖鞋，雖然是迂慢地走着，還不免發出「脫脫」的響聲來。她的手中抱着一個小孩，從燈光中望去，彷彿還未斷乳的嬰兒，萎黃的臉蛋，却也萎黃得可愛。她不時的撫摩着他，並不時的親着嘴。轉了個灣，再轉了個灣，便是育嬰堂了，四週靜悄悄的，祇有耶穌基督莊嚴的像寂靜的懸掛在大堂的正中，跨進了門，她的熱淚已禁不住的簌簌地落下來了；但是爲了生活環境的困迫，貧窮之神驅使她接受了耶穌基督的博愛，忍痛地把她親生的嬰兒託付了上帝；她不知不覺的跪倒在基督的像前，默默地祝禱她孩兒的幸福。

。她祇而無力的拉開了抽屜，把他放了進去；噢！倒也奇怪，等他放了進去之後，這抽屜就自己關上了，等她再去拉時却再也拉不開了。於是她就離去了；不過面上却掛着兩條較前更深刻的淚痕；低着頭，頹喪的背影，漸漸的由模糊而消逝了。

在這沉寂如死的育嬰堂裏，不時有着嬰兒的哭聲從抽屜中發出來，衝破了死寂的空氣；不久這清晰的哭聲又逐漸的平息了，跟着長風遠颯去了。

唉！同是人類，為什麼有這貧富的鴻溝啊？富人們能盡量享受着放浪邪僻的奢侈生活，而窮人們連親生的骨肉都無法給養，甚至以賤價出賣，天道未免太不公平了。我很同情着她，唯有默默的祝禱着她的棄兒能從苦難中長大起來。

### 菊之奮鬥

上海國華中學  
高中一年級 方廟海

秋已深入人間了，西風吹起在大江南北。大好的河山，被它蹂躪到寂寞而冷靜。翠綠的花草，被摧殘得枯黃而凋零。以一氣之餘烈，橫掃着大地，使整個的自然界，都處在它的淫威之下，而不敢反抗。

秋風睥睨着一切，以為世界已在它的暴力之下征服了，但菊花，那素來無聲無息的菊，此時，忍不住暴力的壓迫，更忍不住同伴的被摧殘蹂躪，所以毅然揭起了

義旗，爲着抵抗暴力與同伴的幸福而奮鬥着。她拋棄了一切妖豔的服裝，而穿上黃金的冑甲，與西風作着殊死的鬪爭。

雖然西風是括得勁而有力，嚴霜是冷得寒而逼骨，但那孤單的菊花，仍舊抱着不妥協的精神，繼續的掙扎着，她直至花葉軀幹完全爲着鬪爭而犧牲，才很安心地睡去。

菊雖爲着自然界的革命而犧牲了，但她的精神却貫徹於天地之間，更感動了所有的自然界，於是廣泛的革命戰士的種子，遂普遍地播種了。待到風的威勢和實力滅殺的時候，這一批種子將鑽出黃土，來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襲擊，以驅逐他們的敵人——西北風——出境。在那時，她們的革命先鋒兼導師的菊，目睹了持久戰的最後勝利，將含笑於地下吧！

### 燈下

上海中國無線電工  
程學校電訊科 汪義訓

——遙寄遠地的朋友們——

黃昏寂寞的燈光下，我感到淒涼。相離遠遠的朋友們的影子，一個個在牆上出現由模糊而清楚了；淒涼變成喜悅。聽不見的腳步聲，多麼熟悉。呀！不是，不是；秋風掃葉。遠地的親愛朋友們，我想念你們！

人生的離合是偶然的事，我們便在這偶然之下相合，而又悄沒聲息的偶然分離

。生命史上有這一筆。一切都是緣；終究是緣呵！

記得餞行的那天晚上，我們在××酒家，街上的收音機裏正放送着「何日君再來」的歌曲，我們聽了「何日君再來」都相對默然，輕輕的舉起酒杯，碰了一碰，齊聲說着：「乾這一杯。」今晚是多麼的靜寂啊！我有許多話要說，而終於說不出；但是現在更向誰說！積了更多的話。人家不等我開口，都掉轉頭暗暗的討厭我，而不理我。我知道當你們聽到這些話時，定是惺惺相惜，等我說完時，更會大家相抱痛哭一場，或許反而大笑一場。朋友！我等候你們回來，不管是十年，二十年，我只耐心的等待着。見面時，且談他幾個整天整夜，把所有的話暢快的傾訴出來，你們只靜靜的聽着，聽着，嘆一聲氣，點一點頭。朋友，你們別使我失望不回來。

且把時間推移到更從前些。你們以我年紀小——但實在已不小了，都呼我爲小弟，我那時也真個以小兄弟自居，竟然撒起嬌來。我更記得有一次在宿舍裏病了，病得很厲害，你們真像哥哥般的忙碌着；茶，水，糖果，餅乾，找校醫；雖只短短的一天，你們却是那樣的深情，熱誠。我恐怕再有一次病魔光降時，嘴會把我渴死，心會把我焦死；再何處去找這一帖清

涼劑呢？你們却在那遠遠的西北。

我真想念得你們太切了，往日曾經有過我們足迹的地方，我會一一踏遍。故地雖重遊，歡情非昔比了。我雖寂寂地徘徊，獸坐，看白雲飄過天空，樹葉悠閒落下；但是夕陽將墜的晚霞，無力又慘淡，一陣烏鴉的喊喳；蹣跚的步伐；使我走上歸途。我也曾竭力的想把往日的歡情，重行喚起，但這如何可能，歡情早隨着白雲般的輕煙飄散了。

你們說我孤情，是的，我承認你們熱烈的勇敢而反證了我的懦弱。你們過不慣這苦悶的生活，看不慣這滿眼頹廢的環境。你們發奮要走，果然，你們現在是走向新生命活躍的西北去了，而我却仍苟延在這惡濁而苦悶的「孤島」。

在風沙蔽天的西北，你們過着快樂的集團生活，你們有着更多的朋友吧？恐怕把我這個苟延在這「孤島」的故人忘了，不然怎麼今天連片紙隻字也未見呢？我想起西北的風沙培養得你們更堅強，但是我的心却又被他揉碎了！

在寂寞慘淡的燈光裏；離我遼遠而寄身西北的朋友們！我想念你們；只是想念，並不一定要見你們。我所要見的，正是你們以前所說，見面時，各人身上充滿着傷痕，便在這血腥氣氛中握手。朋友！願你們努力，我正期待着這一天呢。

## 夜行偶遇

上海上海中學  
初中二年級 周藕德

新開路——這條街是我走熟的，然而今天好像有點兩樣，人依舊是那麽擁擠，如秋潮一般！刺眼的霓虹燈，活躍在幾家商店的屋頂上，閃閃發光。是一個深秋的夜了！這裏沒有公子哥兒汽車的足跡，也沒有賣淫者的歡笑；一切的一切——是很平凡！我知道在幾小時後，這條熱鬧的街道，漸漸的要被行人遺棄而將要死去了！

在這條街未被寂寞佔有前，一個黑漆漆的弄堂口，也是霓虹燈照耀不着的一角，在那裏，忽然我的脚步被吸住了，展現在我面前的是一個三十餘歲的人；一張憔悴的黑臉，身上的一件長袍，沾滿了油垢，萎靡的身體，倚靠在牆邊，手中拿着一隻有了缺角的飯碗，他骨骨地咬着；啊！這就是他今天的晚餐了嗎？我疑懼自己！恍惚地在一個恐怖的夢中，我看他枯乾的口中斷續地說：「天啊！我活了三十五歲就這樣……」聲音嗚咽，使我的心突突地跳個不停！忽然，骨的一聲，一塊碗片又被他咬碎了，他吞在嘴裏，再咀嚼着細末似乎吞入肚中了，其他的碗片和唾沫流在衣上，而跌落在地上。骨骨的咬碗聲和禱告的呻吟聲不斷地響着！漸漸地有幾個人圍攏來了，接着也就散去了！却沒有一

個人同情他，給他一個銅板。我不忍再走下去——這幕社會的悲劇的結局，就將袋中僅有的三分錢給了他。我提起沉重的步子和抖動的心，離開了這幕悲劇的主角！然而骨骨的咬碗聲；微微地又彷彿在我耳中作響。

至今，我還記憶着這幕悲劇的情景，可是我不再敢想下去，這幕悲劇將如何結束。

## 秋天帶來的惆悵

上海中國中學  
高中三年級 萬長訪

秋風再度吹了。當牠開始吹到我身上時，我所感到的僅僅是牠的慘厲，牠的蕭瑟，牠摧殘萬物生機的能力勝過了一切。等到牠對我侵襲得久了，我始從牠凜烈的表面體出一些深刻的意思出來，牠對人們的教訓是振作，是奮發，是不因襲一切而創造自己偉大的新生命。牠絕不像春風那般纏綿，使人麻醉和萎靡。

但秋風總於無情地穿透了我的單衣，砭刺到我的肌骨。於是在一個「羸骨門寒」的晚上，我不得不加上了寒衣。「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雖然我現在身上的衣不是慈母親手做的，可是每體味這兩句唐詩時，無名的感觸給予僕僕征途的遊子，帶來更多的悵惆，同時童年的回憶便又一件件地如潮水般的湧上心頭。



兒時的中秋重陽佳節，照例總是在愉快中過去。尤其是中秋——因為重陽節沒有什麼大熱鬧——。我每年大約從七月十五中元節後就一天兩天的數起，盼望中秋的到來。等到中秋來了，唯一的重要事便是吃，吃，因為我底體弱多病，母親從不寬容放縱我吃的。更爲了中秋前的三日已經差不多吃個十成飽，母親對我所吃的月餅數量更加刻削得厲害。那時，我唯一討救兵的所在便是奶媽；哭，叫，當每次奶媽被我鬧到沒有辦法時，只得塞一兩個月餅在我嘴裏。雖暫時停止了喧鬧，等到節後却又拖下病來，母親探得了根由，又埋怨奶媽不應把我吃成這樣，偉大的母愛，我將如何地報答您。

秋天來了，母親關心我的學業，更因為我在學校裏的算術成績太壞，每天下午總是逼我到姨母家裏去補習算術。然而，天呀，我何曾好好地補習一天過。那時我已養成歡喜看書——尤其是小說——的習慣，每次我跟母親到親戚家裏，母親是很高興地談天去了，我往往孤行打地一個人躲在房裏抓住了一本「薛仁貴征東」或是當時正出版着的「少年雜誌」看上三四個鐘頭，等到母親要回去了，經幾度的催促，我才戀戀不捨地丟下書本隨母親回家。因為這，使我在吵鬧不休的孩子中獲得大人們

最高的稱許，我雖然負着「文靜」的令譽，看書的興趣是更加熱烈化了。每天下午到了姨母家裏，表哥是忙着捉蟋蟀，我素來不喜歡參加這種勾當，而我看小說的機會又來了。老是一個人一聲不響的坐在牆角，浸淫在幾本殘破的「三門街」裏。在那時，「李廣」「楚雲」這些名稱在我看來是比「幾疋布，幾里路」有味的多了。這些小說的典型英雄人物，便是我純潔的心靈的崇拜的對象。而且，每逢看到出神時，富于幻想的我，恨不得自己能搖身一變，變成坐在中軍帳的大元帥，或是「刀鎗並舉，兩馬相交」的先鋒將軍。

流水似的童年光陰，已逝而不回。那時的嗜好，趣味，現在看來都腐淺不足道，再引不起一毫的興趣了。但人們總歡喜依戀着過去的，四時的循環又是亙古不變，不到這樣一個「惹人離愁」的秋天，每當金黃色的夕陽留着牠底餘輝時的黃昏的一霎那，懷戀和追憶的情緒，塞滿了我整個的心窩，我不禁惘然了。

### 好計

上海新北中學 樂秀毓  
高中一年級

早晨，那賣小圓子的老頭兒照例挑着擔子去做營業。剛一出門，就碰着一個穿長衫的「噲，噲」的向他招呼。老頭兒以為買主來了，馬上堆起笑容的問：「買幾

個銅子？」

穿長衫的伸手到衣袋裏去摸，老頭兒心裏想，今天是個吉兆，一出門就跑上一個買主來。然而那個穿長衫的主顧摸了好一回，却摸出了一個黑黝黝的東西來。老頭兒看見了，就莫明的起了恐懼，身體漸漸地往地下蹲，全身都抖動起來，一張嘴巴只管啓合着，但是發不出聲音來。那個穿長衫的把那黑黝黝的東西揮了幾揮，老頭兒更慌了，連忙呷呷地吐出一句斷斷續續的話來：「先生，我……我……我是賣小圓子的呀！」

「曉得你是賣小圓子的。」

「先生，你……你……你既然曉得……曉得，我是沒有……沒有錢的！」老頭兒的聲調打着顫哀求：「先生，請……謝謝……你……饒了……我……我……」

「誰要你的錢，站起來。」穿長衫的吆喝着；一邊又伸手到衣袋裏去摸索，摸出一個紙包來。

老頭兒很從命的迅速地站了起來，腳骨還是軟軟的。他覺着自己好像在做夢；怎麼他手裏明明的拿着這個東西揮着揮着的，却還說「誰要你的錢。」

「快，聽我的話，把這東西放在鍋子裏。」

老頭兒糊糊塗塗地接了過來，躊躇着打開紙包來，原來是包白粉。那時他才如

夢初醒般的明白過來，所謂「漢奸下毒藥」就是這麼一回事吧！他想了又想，只是眼睛不動一動的看着那白粉末，發呆。

「快。」

「唔。」隨着就把白粉倒到鍋子裏去了。

在督促，逼迫之下，他不得不把這坩含有毒質的小圓子去賣掉。他挑着擔沿着街走，並且還勉強的叫賣着。

老頭兒想：「今天不知要多少人死在我的手裏呢，我還是把這擔東西倒了吧。但是這沒有良心的賊只是看住我，尤其是那個黑黝黝的東西在衣袋裏動呀動的。一切都無用，只有捉住這個沒有良心的賊才對。」

到了一條弄堂口，來了二個老主顧，他們和以前一樣的交易起來了。

「買幾個銅子？」

「五個。」說着把碗交給了老頭兒。

老頭兒低下頭去舀了半碗給他。

「怎麼？這一點點。昨天還是五個銅子一碗的，今天怎樣啦？」

「你嘮叨什麼，五個銅子給你這許多，還不夠嗎？你要……」

接着，「乓」的一聲，老頭子把碗摔碎了。

「這爲什麼呀？賠。」

「老頭兒你怎麼可以把人家的碗摔碎

呢？」

「要你管？」

「……。」

很快的人圍攔了許多。老頭兒偷眼飄了一轉，見那個穿長衫的被圍住了，很有想逃走的样子。老頭兒想，機會不可錯過，就不顧性命地很快地竄了過去，把那沒有良心的賊緊緊地抱住了：

「他是漢奸！他是漢奸！大家來捆住他！」

「……。」

## 空襲

上海聖約翰附中  
高中一年級 傅其劍

每天不到五點鐘便起身了，拖上拖鞋，懶洋洋地走向外面來。大舅父已經在天井裏磨着鋤頭，我把放在沿階走廊下的，關鷄子的木籠打了開來，關了一夜的雞子，都張着翅撲撲的跳了出來，我把糠和水，看着雞子囁囁地爭着吃。

夏天的清晨，吹來了一絲絲的微風，還帶着一點點夜來露水的涼意，和田野間泥土的氣味。太陽已經昇上東面太白山的峯，天上的雲，一縷縷，一疊疊地，像金黃色的峯巒，銀白色的波浪。農人們早就吃完了早飯，把車盤車身軸，和其他農具裝下了船，伊啊伊啊向河心搖去，平靜的水面上，立刻劃開了一條波浪，向兩岸擴張開來。河對面，矮矮的，用樹枝茅草蓋

成的涼亭下，一頭遮住了眼的黃牛，背上了橫槓，團團的拉着車盤轉，一間一間的車板，滿裝着水，從河裏運到田中去，車板擦着車身，咕咕地響，牛也不時的哼着，且用了尾巴一甩一甩地趕着蒼蠅，牧牛的孩子更婉轉地唱着清脆的山歌。

田野裏，一望都是碧綠的稻，農人們灣着腰在稻叢裏捉蟲，整齊的稻面上，祇看見半隻涼帽。稻滿生着豐滿的稻穗，把稻的尖頂重重地垂了下來，曉風在田野間掠過，稻桿便擠得索索地響。大舅父看着，抿了嘴笑，他說：「祇要沒有突來的暴風雨，今年的年成一定很好。」插在田中的稻草人，也似乎高興地把扇搖了幾搖。

大舅父下了小船，去到田裏看長工們工作，我也跟着下了船。我用槳把船推開了岸，船身左右晃了一晃，便迅速地在水面上滑過，槳打着水，成了一個個螺旋形的旋渦。突然我們聽得街上的警報鳴響了，起來，我們知道×機又來空襲寧波，我趕快掉轉船頭，把船停在河對岸的樹蔭下。村裏的人也都避入了自己做的地下室，田野裏正在工作的農人，更將身臥在稻叢中，一點也看不出人影來。

×機果然來了，大約有三四十架，我們猜想是由象山港的航空母艦上飛起來的，越過了太白山頂，向西方寧波附近的觀瀾社飛機場飛去，我們的村莊是必經之地。

機聲軋軋地異常響，前面的推進器，映着陽光，發着一輪輪銀白色的光，照得人目眩。當牠飛過我們的頭頂時，機聲更響了，像立刻要飛上來投彈。舅父吩咐我快跳入水中去，祇留一個頭在水面。我的目光透過了密密的樹葉，彷彿看見有幾架飛機的翼在動着，細細一看，原是在海鷗，由海上跟着飛機飛來的。飛機飛向西去，在雲堆裏盤旋了好一會，我們猜度這地方大概就是傑社飛機場，或是江北岸的火車站。不到五分鐘，飛機列成了長蛇形，一架一架輪流着投彈，炸彈砰砰爆炸，遠遠翻起了一堆泥土，成爲拋物綫的掉下地來。河面的水都震得皺起了微波，玻璃窗也咯咯地響。這時海鷗在天空亂飛，我們才能清楚地數×機有十二架之多。飛機投完了彈才向東北飛去。

傍晚，夜航船送來了寧波的晚報，河埠頭上早已等滿了人，晚報一到，大家爭看今晨六時十三分，×機十二架轟炸傑社飛機場的一段新聞。

### 流浪者的哀音

上海圖書學校  
印製科丙班 安其昌

記得，三年前的暑假，  
離開了家鄉的懷抱，  
慈顏的倚靠；  
跑進憎惡的逆境，

爲了未來的前程。

悲涼似的流浪，

一百廿分的熱忱，

至今，所換取的只有悲哀！空……

明君：每逢樹葉飄零，萬籟俱寂的秋

夜，會想到劫後的家鄉，因之更會想到最

近離校的鄉親——隔壁的你。

唉！生命好像秋天凋零欲落的黃葉，

不知幾時就會颺到牠的歸宿，終止牠的呼

吸！

明！你不相信嗎？唉！這裏正有一件

可悲可慘的事實；讓我寫出來作個鐵證；

我知道這事實會使你傷心的，不過我不能

不告訴你，你最知己的王君，已死去了，

想你看「死」字的時候，一定要流出友

情哀悼之熱淚，但是我希望你不要過分的

悲傷！

事情是這樣——

十月六號的上午，同學們都擠在宿舍

裏，談論着各人星期日消應預算表，公園

，電影院，戲館……談得興高采烈，特別

起勁的時候，突然嘩忽忽的跑了進來，一

進門就說：「王利傑死了！」我們聽到這

個消息，像青天裏的一聲霹靂，宿舍中緊

張的空氣，頓然沉靜了下去，我呆呆的怔

了半天，方才逃出一句話來：「真的嗎？」

「這時的心在撲撲的跳着，雖然有點狐疑

，但想到看護最後所說的話，我默然！

唉！明君！這世界實在有許多許多

慘痛多麼傷心哪！他們期待的赤心，不會

粉碎嗎？這裏我們不能怨天尤人，只有詛

咒魔鬼的世界！環境的壓迫造成了他的死

途！

常他患病入院以後，我們相信他會痊

癒的，更爲着他不耐寂寞，同學們輪流的

去看慰他，然而他的身體反而更軟弱了，

以致於吃東西都有點費勁。

在他死前，我去看過他一次，當我走

進病房，用了輕快的腳步走近他的床邊，

他只露出半個臉來，在睡着，一副枯瘦的

面孔看了真可怕，我不敢再下去。正

巧看護走來，點了點頭，她的兩眼往床

上瞥，隨着皺起眉頭，把頭搖了兩搖，嘆

息着低聲的告訴我：「這個人恐怕沒有

希望了，現在只靠注射針支持性命……」

我聽了不知所措，心臟跳動得要迸裂開來

，我想要懇求醫師設法拯救，但是我說不

出來，祇望了望床上的病人，便悄悄的退

了出來。

過了一天，果然興奮的空氣中跑出了

這可怕的噩耗，唉！人生是多麼渺茫呀！

明：你看王同學死的夠多慘哪！真的

，千里外的爹娘，得到兒子的死訊將要怎

麼的着急悲傷，怎樣的痛哭流涕呢！唉！

魔鬼的世界，使不幸的王君棄於如此的歸

宿。

明君：我們是弱小的同情者，不過我們在這時候不需要傷悲，懦弱，我們放膽量向着殘殺人民的魔鬼拚去，消滅淨盡，以慰泉下的王君！

## 秋

香港 奧國中學 彭耀芬  
初中二年級

悄然的風，悽然的雨，一陣陣的風雨，送落來了樹上的黃葉。黃葉飄，黃葉落，秋，已悄悄地掛上樹梢了。

「一年容易又秋風。」可憐漂泊島上的流亡者啊！是否被秋天攪碎了你底心靈？對着天邊的白雲，空中的飛鳥，你將作何冥想呢？

如今，烽火掠過了羅浮山的山頭，赤血翻紅了東江的流水；路邊，原野，震蕩着流浪者的哭聲。溫柔的少女，也染上了悴容。可憐哪！故土摧殘，儂家何處是？

寂寞的黃昏，秋到也，無奈朱樓人已去！

一盞五十支光的亞司令，滲射着案頭狼藉的書籍。室內是昏沉，寂寞，蘊藏着  
一個被島上的人遺棄的憂傷者。沒有笑的陪伴，沒有愛的慰藉，只有多情的秋風不時來照顧，彷彿囑咐着：憂傷者啊！堅忍着吧，未來種種將來彌補着你底心靈。  
多愁的秋，最容易惹起人的煩惱與悲

愁，過去的由他消滅吧！不，悠悠的腦海，何妨作一次珍重的回憶：

記得去年，同是這個秋天。一個清淒的晚上，我和着芬走出柳堤，漫步徘徊，吸收着秋夜的慈愛。荷池裏的殘荷在微喘，柳梢上空見葉飄零；那時，我和芬說盡心中無限事：說一個人爲了醉心於命運的賭博。如今，芬已踏上了薄暗的征途，我爲着黃金鞭子的驅策，也在這島上淪浪。往日的事，只有空對着秋風搔首！

但而今祖國的原野，瑰麗的山河，總會想到給敵人弄污了故土。在大江之南，大江之北，槍砲之下，寒風冷雨之中，鐵立着非爲個人命運戰鬥的民族國家堡壘——戰士，也正在和敵人搏鬥。

可是最後的都市，餐館的刀叉，玻璃廚內的山珍，影院裏的羅漢漢，舞場中的笑紅，……在此刻島上飛躍繁榮起來了。

啊！幸運者起來吧！要不然，你若向征鴻探問你家的消息時，她會給你一個冷笑。這時，恐怕你底家已蒙上了「劫灰」。

## 瘋犬

上海青年會中學 江新鏞  
高中二年級

瘋犬，這瘋犬，你這瘋犬；你已造成了世界上的卑污，記錄，你已掀起了人類

的深恨，世界上愛好和平的人士，已捲起手來共同制止你這瘋犬！

你不見黃河的洪水，已沉滅了無數瘋犬，你不見已有許多以血肉構成的堡壘，來阻擋你這瘋犬！

你殘殺了我們許多無辜的平民，蹂躪了我們許多丰腴的美士。瞧呀！正義的烽火已燃起來了，帶着你的骨灰回去罷！

## 中學生園地投稿規則

- (一) 凡屬本學期的中學生，不分學籍，不分性別，皆有自由投稿的權利，和得獎的希望。
- (二) 凡屬中學生之國文文藝作品，不論文言白話，皆可投稿。每篇至多以一千字爲限，切合時事者尤佳。非文藝作品，不論優劣，概不登載。
- (三) 投稿時須貼「秋水軒主人獎學金印花」，每篇一張，方爲有效。此項印花，附於「紅茶」內，自第六期起每冊皆有一張。
- (四) 投稿時須寫明姓名，籍貫，年齡，性別及現在攻讀之學校和年級，與永久通訊地址，並簽字蓋章，以便發表時刊出，及領獎時有所對證，或通信之用。
- (五) 投稿不論發表與否，概不發還。
- (六) 在本刊第十六期內，將以前九期當選之作品，合併刊載一次，再由讀者公開選選最佳之作品一篇，爲當選當選作品，該篇作者，即得「秋水軒主人」之獎學金國幣五十元。
- (七) 投稿及格與否，由本刊主編人評定之。
- (八) 投稿請寄上海北浙江路老唐家弄四七號，紅茶文藝社「中學生園地」編輯部收。

中學生園地第六期選  
舉揭曉

- |         |     |
|---------|-----|
| 病母      | 三六票 |
| 如此一年    | 三五票 |
| 收復後     | 三三票 |
| 爸爸      | 三三票 |
| 汽車上     | 三二票 |
| 長城      | 三二票 |
| 涼秋月下    | 三一票 |
| 一封追送的信  | 二八票 |
| 團圓月下憶故人 | 二五票 |
| 長眠地下的弟弟 | 二三票 |
| 小鷄      | 二〇票 |
| 別       | 一九票 |

THE TEA

Literary Semi-monthly

No. 14

Edited by Morrison Hu

Published by

THE LITERARY PUBLISHING SOCIETY  
No. 47 Lou-dong-ka-loong, North Chekiang Road  
SHANGHAI, CHINA

January 1, 1939

15 Cents per Copy, \$1.60 per Half A Year, \$3.00 per Year

Postage Extra

不准轉載

有著作權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十四期

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出版

本刊每册實售一角五分

(外埠加郵費一分)

主編人 胡 山 源

出版者 紅茶文藝社

上海北浙江路唐家弄四七號轉

電話 四二四四六

發行者 粹出版社

上海北浙江路老唐家弄四七號

電話 四二四四六

總經售 中國書業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 九二二一三

外埠代定處 各地世界書局

本國郵票一角以內九五折計算一角以上不收	全年	半年	零售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特刊無定期
	三册	三册	每册	
	三元	一元六角	五分	
	郵費			
免收	免收	國內	香港	
九分	四分	澳門	南洋	
四分	二分	歐美		

第五次詩謎底揭曉

- (一) 微
- (二) 宿
- (三) 孤
- (四) 壘
- (五) 冷

贈獎辦法

- 一、期限 自一月一日起至十五日止
- 二、代寄郵費 四五條者五分。二三條者二分半。一條者一分。
- 三、領獎人或委託代寄之收件人，其姓名地址，須與猜射時明信片所寫者相同，否則無效。

徵求短期定戶

近來天氣日寒，報攤減少，讀者購求不易，本社有鑒於此，特訂短期定戶辦法如左：

- (一) 短期定戶，規定三個月，計六期。
- (二) 定費國幣八角，郵費在內。
- (三) 定閱處 上海北浙江路老唐家弄四七號本社發行部。
- (四) 函示或電話通知，即當派人趨前接洽。

詩謎徵射 (第六次) [漢] 值課者卧士

- (一) 秋燈小榻○孤艇  
連搖藏橫留
  - (二) 鬢擁三花○野風  
媚祭御舞盞
  - (三) 梅○垂羅屈鐵枝  
欹繞逆亞壓
  - (四) 草閣江山○裏詩  
夢醉眼霧恨
  - (五) 山色樓高不礙○  
窗籬欄墻屏
- 錢君瑞  
錢君瑞

應徵及贈獎條例如下：

- 1. 應徵者須用本刊所附蓋有印章之明信片，方為有效。
- 2. 該明信片，不必粘貼郵票，即可寄到。
- 3. 贈獎辦法：
  - 甲、五條全中者贈紅茶文稿紙十打
  - 乙、中四條者贈紅茶文稿紙七打
  - 丙、中三條者贈紅茶文稿紙五打
  - 丁、中二條者贈紅茶文稿紙三打
  - 戊、中一條者贈紅茶文稿紙一打
- 4. 以上贈獎辦法，不拘名額。徵射結果，在第十六期上揭曉。
- 5. 本社備有對證古本，如有懷疑，儘可查對。
- 6. 猜射期限，本埠一月十五日截止，外埠一月廿日截止，務請讀者注意。